



聖徒之聲
一九八五年八/九月

聖徒之聲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八／九月份
一九八五年八／九月份

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印行之中文官方語言雜誌，擁有旌旗，新時代及朋友等英文雜誌的文章特色。

總會會長團

甘賓塞 羅慕義墨林

奧格萊戈登

十二使徒議會

彭蓀泰福 洪德豪惠

孟蓀多馬 潘培道

艾希頓馬文

貝利多馬 海大衛

傅士德雅各 麥士維尼爾

納爾遜羅素 鄭克司達林

顧問委員會

亞薩嘉祿 賓納嘉立斯

李喬治百啓 派拉茂雅各

教會雜誌主管

甯偉因

國際雜誌編輯委員會

編 輯：亞薩嘉祿

總 編 輯：希勒賴理

助理編輯：米基大衛

兒 童 版：利查生萊斯

設 計：樸根道

聖徒之聲編輯委員會

發 行 人：Larry Hiller

編 輯：仲強國

編 輯：孫玉筠

發行者：

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

香港發行中心

香港九龍彌敦道六九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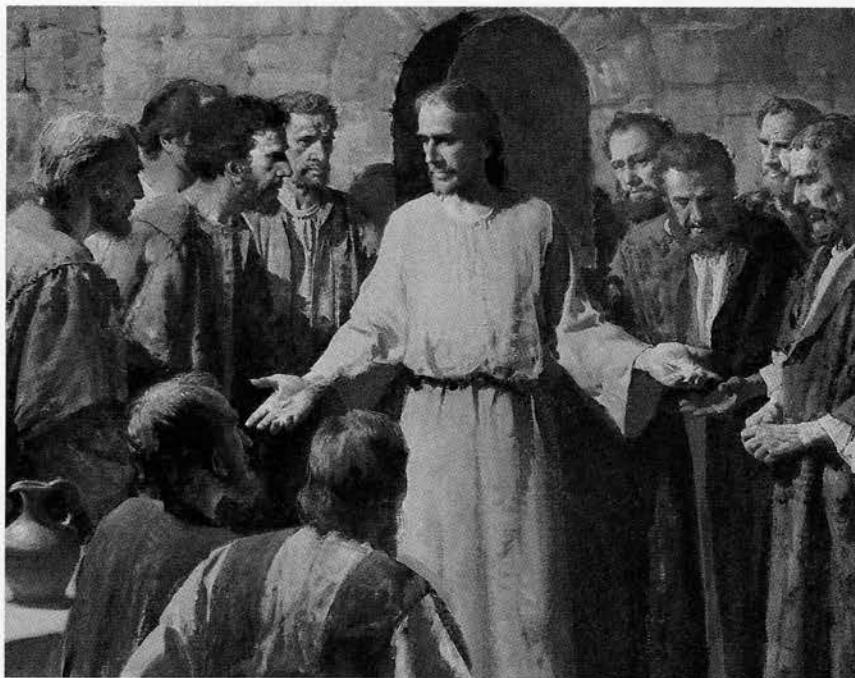
永如大廈三樓

承印者：啟德印刷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 8 號

合明工廠大廈五樓 C 座

封面說明：「把你所保管的紀錄取出來。」復活了的救主和尼腓人在一起（尼腓三書23：7）。白烈德羅拔。



總會會長團信息：

- | | |
|-----------------------------|---------------------------|
| 1 耶穌的復活 | 30 噢，米亞長老
米亞利安納 |
| 6 兩位極相似的先知：保羅和斯密約瑟
安德生李察 | 33 佑夕
太司李察 |
| 13 一次犧牲，雙倍祝福
楊瑪利亞安 | 39 最大目標——令父親歸信
奧頓珊伊莉沙伯 |
| 16 中流砥柱：菊地良彥長老
摩理士羅拉 | 41 確定的安慰
耶薛達若蓮 |
| 21 像喇叭的聲音那樣
紐門珍納 | C-1 兒童欄
聖靈恩賜
史達頓愛麗絲 |
| 24 我友——既遠且久
魯甘希碧基 | C-4 與朋友談——拉森迪恩長老
彼得生珍納 |
| 26 隱藏的寶藏
白朗羅妮安 | C-6 羅德逃生
經文故事 |
| 28 致力獲取見證
李高但理士 | C-8 小玩意 |

訂閱價目：

港澳地區：

零售每本港幣五元

全年共八期港幣廿四元

亞洲地區：

空郵一年新台幣四八〇元，港幣八十六元，美金十四元
平郵一年新台幣三五〇元，港幣五十二元，美金九元

台灣地區：

零售每本新台幣三十元

全年共八期新台幣一三〇元

海外地區：

空郵一年新台幣六五〇元，港幣九十六元，美金十六元

平郵一年新台幣三五〇元，港幣五十二元，美金九元

版權所有©1985財團法人
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
總會會長

PBMA0609CH

耶穌的復活

羅慕義墨林會長 總會第二副會長

本文取自一九八二年教友大會
之一篇講道。

「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裏。」（馬可福音16：6）言詞雖簡單，但所宣講的是歷史紀錄中一項最重要的事件，主耶穌的復活——一件非常特別的事情。甚至在世上的傳道工作與耶穌有最密切來往的、及曾悉心教導有關這事將會來臨的使徒們也難以領悟這重要事情的真實性。當初聽到這事時，他們「以為是胡言」（路加福音24：11）這也難怪他們。因為在那天之前生存過而又死去的，有成千上萬。在每個山上及每個山谷裏滿葬人的屍體，但在第一個復活節早晨之前，從未有一個人由墳墓裏出來。

講到耶穌復活，即是說祂前生的靈，那賦予祂從馬槽出生直至死在十字架上的腐朽身體，有生命活力的靈重入那身體。而兩者，祂的靈體及骨肉身體，再不分離的結合在一起，以不腐朽的姿態從墓穴中出來。

我們的信仰也如我們所見証的一樣，耶穌不但為自己征服死亡，也帶來自己一個榮耀復活的身體，不單如此，祂也帶來一個宇宙萬物的復活。這便是祂在天上大會議，被揀選成為救主及救贖主時，被指派及按立達成這使命的目標及目的。

講到有關祂在世的任務，祂救贖主的角色要做四件事情：

第一，祂前生的靈體要穿上一個腐朽的身體。天上的使者向一位卑微的牧羊人宣佈此事之完成：「不要懼怕，……因今天在大衛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2：10—11）

第二，祂抵受了全人類的痛苦

。祂確實如此，主要的地點是在客西馬尼園，祂遭受極大痛苦的地方。祂自己描述這痛苦是極劇烈：「使我自己，就是神，至大者，也因疼痛而顫抖，並且每一個毛孔流血，肉體和靈魂都受苦——以致我希望可以不喝那苦杯，並使我畏縮——

「然而，榮耀歸於父，我領受了並完成我對人之兒女的準備。」（教約19：18—19）

第三，祂捨棄生命。被拒絕、出賣及遭受可怕的侮辱後，祂死在十架上一事，在非信徒中看來也沒有懷疑之處。但祂毫無吝嗇地捨棄生命、而又迅速地復活，並不是完全被接納。但無論如何這是事實。祂確實地被邪惡的人以存心不良的意圖殺害了。其實，在這期間，祂有能力阻止他們殺害祂。祂說：「我將生命捨去，好再取回來。

「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取回來。」（約翰福音10：17—18）

這權柄是與生俱來的，因為祂是由（腐朽的）童貞女馬利亞所生的，乃是（不朽的、超昇了的）神的兒子。

如是，祂承受了腐朽的身體，在客西馬尼園為全人類的罪受苦；在十字架上犧牲了生命；唯一剩餘的只有打破死亡的枷鎖——第四，也是最後要做的事情——完成祂在世上成為救贖主的使命。祂曾一再教導祂的整個塵世生命都是循着要圓滿地完成這項使命的方向行走。祂的死亡及復活早在祂的說話中預言，祂向悲傷的馬大說：「復活在

我，生命也在我。」（約翰福音11：25）；也對猶太人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約翰福音2：19）

復活一事人類是從未嘗試過，所以難以相信，甚至祂的跟隨者也很難明瞭。但這教義連釘死祂的人也聽見過，他們也非常疑惑。於是便來到彼拉多面前：「說，大人，我們記得那誘惑人的，還活着的時候，曾說，三日後我要復活。」得到彼拉多的應允，他們派一位士兵去看守「恐怕他的門徒來把他偷了去，就告訴百姓說，他從死裏復活了。」（馬太福音27：63—64）後來這些僱來的守衛無意地看見天使打開墳墓而成為此事的見証人。（參看馬太福音28：2—4）這是復活的主之最初顯現。

耶穌復活一事已肯定了。星期五下午被釘死十字架後的星期天，祂出現過五次。

第一位見祂的是抹大拉的馬利亞。一大清早當彼得及約翰証實了耶穌的身體已不在墳墓的報告時，他們便離去，但馬利亞留連在園中哭泣，轉離空穴時，她「看見耶穌站在那裏，卻不知道是耶穌。」

「耶穌問他說，婦人，為甚麼哭，你找誰呢。馬利亞以為是看園的，……說，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請告訴我，你把他放在那裏，我便去取他。」

「耶穌說，馬利亞。」認出了祂的聲音，「她就轉過來。」意圖捉摸祂，說：「拉波尼；……夫子。」

祂小心的阻止她說：「不要摸



如同祂復活後向在聖地的跟隨者及在美洲的尼腓人顯現一樣，祂今日也有顯現。

我。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裏去，告訴他們說，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見我的神，也是你們的神。」（約翰福音20：14—17）

後來，大約早上，雅各的母親馬利亞、及撒羅米及其他婦女帶了香膏到墳墓，去膏耶穌的身體，準備最後下葬禮。（參看馬可福音16：1）她們看到墓穴開了，身體不見了。出乎意料之外，她們驚恐地看見兩位穿了放光的衣服說：「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這裏，已經復活了。」（路加福音24：5—6）婦女們就離開要報給祂的門徒知道。耶穌遇見她們說：「願你們平安。她們就上前抱住他的腳拜他。」（馬太福音28：9）

同日稍遲的時候，革流巴及其他的人往以馬忤斯的途中，耶穌親自接近他們，和他們同行。只是他們不認識祂。祂問他們彼此談論的是甚麼事情，他們重複婦女們的報告。看到他們有點兒不信時，祂說：「無知的人哪，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於是祂令他們明白經文裏所教導有關祂的事情。留宿在以馬忤斯時，「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們。他們的眼睛明亮了，這才認出他來。忽然耶穌不見了。」（參看路加福音24：13—31）

傍晚時，門徒們聽聞耶穌不單止向革流巴和他的同伴顯現，而且還向彼得顯現，正當他們議論紛紛時，「耶穌親自站在他們當中。」平靜他們的驚慌害怕，並証實祂不是一個靈，且給他們看祂的手、腳
一九八五年八／九月份

、及肋旁，說：「實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無骨肉，你們看我是有的。」

「他們正喜得不敢信，並且希奇，耶穌就說，你們這裏有甚麼吃的沒有。」

「他們便給他一片燒魚及一塊蜜房。」

「他接過來，在他們面前吃了。」（參看路加福音24：36—43）

在這重要的日子裏，祂的往昔夥伴看見祂榮耀的復活身體。他們不單只看見祂，還聽見祂的聲音、捉摸祂手上、腳上、及肋旁的傷痕，祂在他們的面前拿食物吃。他們確實知道祂的魂重回到那他們親自安放在墓穴中已死去的主的軀體內。知道祂活着並有一個不朽的身體，他們的悲傷頓時變為喜樂。

祂與門徒們在聖地四十天為他們執行教儀。又再次在耶路撒冷向祂的門徒顯現，當時多馬也在。（參看約翰福音26—29）在提比哩亞海祂指導他們怎樣網魚、邀請他們共進餐、祂親自在炭火上為他們預備食物、及教導他們執行教儀（參看約翰福音21：1—14）。在加利利的一個山上祂委託十一位門徒教導萬民福音（參看馬太福音28：16—18）。最後，在伯大尼祝福他們後，他們看見祂「被帶到天上去」了。（參看路加福音24：50—53）

祂的使命就在巴勒斯坦告一段落。祂去到美洲探訪尼腓人，使他們也知悉祂的復活。父向他們介紹祂為「我的愛子，我因他而得到了極大的喜悅。」當他們看見祂從天而降，形容祂為「一個人……穿着

一件白袍。」祂宣稱自己是「先知們曾作証說要來到世上的耶穌基督。」他們看見祂並聽見祂，在祂的邀請下，他們「上前去，用他們的手插他的腰部，又摸他手上和腳上的釘印。」並且確切知道和證明了祂是復活的救贖主。（參看尼腓三書11：7—15）

如同祂復活後向在聖地的跟隨者及在美洲的尼腓人顯現一樣，祂在今日也有顯現。確切的，父與子探訪先知約瑟，一個光榮的異象開啟了這一個福音期。他聽到祂們的聲音，因為祂們曾向他說話。天父親自介紹復活的耶穌。他看見祂們榮耀的身體。後來並描述說：「父具有與人同樣可觸摸的骨肉身體；子也是這樣。」（教約130：22）

大約十二年之後，救主親自向小斯密約瑟顯現；當時雷格登瑟耐也在場。他們雙雙作証說：「就是祂活着！因為我們看見祂，確在上帝的右邊；並且我們聽見那聲音作見証說祂是父的獨生子。」（教約76：22—23）

在嘉德蘭聖殿裏，這次先知是與考得里奧利佛一起，又再次看見祂。他們記下：「惟幕從我們的心意上被除去，我們理解的眼睛被打開。」

「我們看見主在我們面前站在講台的圍欄上；在祂的脚下平鋪着一層如琥珀色的純金。」

「祂的眼睛如同火燄，祂的頭髮是白的如同純潔的雪，祂的容顏發光超過太陽的光輝；祂的聲音如同洪濤奔騰，即耶和華的聲音，說：

「我是最初和最終；我是那活



着的，我是那曾被殺害的；我是你們與父的代辦者。」（教約110：1—4）

單是基督一人也能達成所需的無窮盡贖罪，因為祂是唯一曾在世上居住，而沒有犯罪的人，祂可獻出一個無罪的生命；也因為祂是神子，祂有力量克服生和死。若果祂不願意，沒有人能奪去祂的生命。祂說：「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取回來。」（約翰福音10：18）因此，藉着無始無終的愛及慈悲之行為，祂為我們償還已破了的律法及滿足公正要求。

我們欠耶穌的還有很多。因為祂的救贖不單滿足公正律法之要求，也達成了慈悲的律法。藉着慈悲的律法，人能從靈的死亡被救贖出來。既然他們不需為屬世的死亡負責任，他們要為屬靈的死亡負責。屬靈的死亡將他們與神隔離。

所有居住在世上的人都受到正義與邪惡的影響。他們也賜予神聖的恩賜——自由選擇權。除了耶穌之外，沒有一位居住在世上，達到為自己的罪而負責的年齡之人，在所有事情上運用這選擇權時，可以避免邪惡的影響。所有的人都犯過罪。於是每個人都是不潔的，而其

不潔之程度視乎他所犯罪之輕重。只要一日他的罪還在他的身上，他就因不潔而從主的面前被驅逐。

因此，因為個人過錯的結果而遭受這屬靈的死亡，我們不能稱罪的釋放為公正。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單靠自己完完全全的補償及歸還他的罪，他絕不能無瑕疵地洗去他的過錯。若果人要除去他們犯錯後所帶來的結果，回到神的面前，他們一定要接受超越他們範圍以外的援助，以免除過錯所帶來的後果。因此，耶穌基督之救贖被計畫及實行。

因為耶穌對我們的大愛，祂作了世界上最崇高的博愛。祂不但賜

合了公正律法的需求，還使慈悲的律法生效。公正律法會令我們因個人的罪之後果而永遠失敗，但藉着慈悲的律法所有的人都能洗脫他們的罪。

不論我們信甚麼或怎樣生活，我們都會復活。因為基督的贖罪，每個人都無條件地從墳墓裏被救出來。但這與自己的過錯蒙寬恕及救贖不相同。唯有那些接受及遵行救贖主所吩咐去做的人才得到寬恕及救贖。於是他們的罪便包含在祂救贖之血內。

祂賜下了祂的福音——耶穌基督的福音——也即是慈悲的律法，而首先要接納耶穌是我們直接的救贖主一事。這便是「對主耶穌基督的信心。」（參看十三信條第四條。）跟着的便是要離棄我們的罪，並在能力範圍以內作補償，這便是悔改。

沒有依從這些條件和福音其他的原則及教義的人是不能得到慈悲的計畫，那他祇有依賴公正的律法，他必像耶穌那樣為自己的罪受苦。（參看教約19：16—18）因為「那不運用信心來悔改的人，則要暴露於公道所要求的全部律法下；所以那偉大而永恆的救贖計畫，祇是帶給那具有信心而悔改的人的。」

（阿爾瑪書34：16）

沉思着救贖令我感到我的靈魂能承受最利害的感謝及感激。我五體投地的贊同詩歌所說：「啊，這事太神奇，祂這樣照顧我，不惜為我而死！」（聖詩選集第45首）■

給家庭教導教師的建議

一些要強調的要點。你可能希望在你的家庭教導探訪中，提出這幾個要點：

一九八五年八／九月份

1. 耶穌在生時需要履行四個使命。祂要降生成人；承受全人類，包括客西馬尼園的痛苦；祂自願地獻上祂的性命；祂再次復活，打破了死亡的枷鎖。
2. 有很多人目睹這位復活了的主。復活後不久，祂在聖地向祂的跟隨者顯現，又向美洲的尼腓人顯現。今日祂也有再次顯現。
3. 基督通過祂的贖罪，藉着復活把人類從肉體死亡中拯救出來。祂亦能從由於人的罪而做成的靈性死亡中拯救人類。復活無條件地賜給所有的人。但祇有那些接受和按照救主所說——以信心開始悔改的人才可以獲得赦罪和救贖。
4. 由於基督是無罪的，亦由於祂有克服生死的權力，所以祂能夠作出這種贖罪的犧牲。

耶穌不但為自己征服死亡，也帶來自己一個榮耀復活的身體……祂也帶來一個宇宙萬物的復活。

討論幫助

1. 講述一下你對關於贖罪方面的個人感受。救主的贖罪如何影響你的生命？請家人分享他們的感受。
2. 這篇文章裏有沒有經文章節或引文，可供這家庭大聲誦讀和討論的？
3. 這次討論在探訪之前先與該家長談及一下才進行是否較為好些？關於這次討論，長老定額組或主教有沒有一些信息給予該家長？

兩位極相似的先知：保羅和斯密約瑟

安德生李察

保羅是一位先知，斯密約瑟也是一位先知。支持保羅有先知召喚的證明，亦是支持斯密約瑟有先知召喚的證明。

這結論是經由細心研究這兩個偉人的生平後獲得的。當然這並不是把斯密約瑟和保羅當作兩個絕對相同的人。保羅外貌不揚，但斯密約瑟的體高和風範卻令訪客留下深

刻的印象。保羅是一位傳道的使徒，斯密約瑟則專責主管使徒，他經常指使傳道工作，但沒有親自四出傳道。保羅接受過當時文化最優良教育的薰陶，但斯密約瑟卻是一個在貧乏開拓之地長大，未受過高中教育的人。

雖然有這樣大的區別，然而他們仍有傳奇性相同之處。縱然他們

一個講英語，另一個講希臘語和希伯來語，這倒沒有多大關係，因為他們兩者都是在聖靈的啓迪下講話。由於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是他們在召喚、權力及啟示方面相同之處，所以我們不得不超越外表的範圍，來一看他們實際內在的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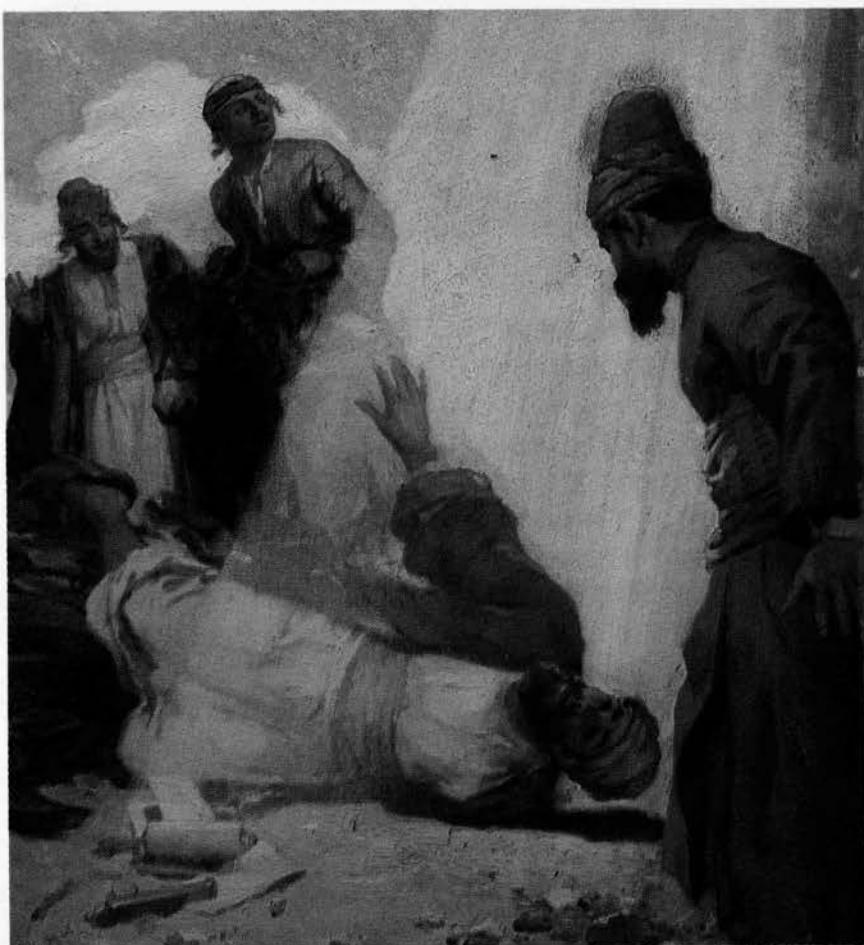
第一次異象

保羅和斯密約瑟都有「第一次異象」。當然當時的處境不同，但在大馬色和紐約叢林附近發生的兩個異象，都使這兩位先知認識清楚他們終生的服務。救主親自開啟了福音期後才向保羅顯現，但父和子向斯密約瑟顯現時打開了這個豐滿的福音期。在這兩個異象中，他們都有與復活了的基督講話，並且警告他們要改變他們人生旅程，靜待主更多的指示。

很多可以自然地接受保羅的異象的基督徒拒絕接受斯密約瑟的異象。然而，他們的批評並不一致，因為一些關於斯密約瑟第一次異象的駁斥，一樣有力地貶損保羅在大馬色的經歷。

例如他們抨擊斯密約瑟的可信程度，因為第一次異象的描述是在事後十二年才公佈。而保羅最後一次寫有關主顯現的描述是記載在歌林多前書九章一節，也是在異象發生後二十四年左右才被記錄下來。

批評者喜歡評論斯密約瑟自發記述初次異象中那些他們假定為不一致的事情。但人在正常的情形下如多次複述清晰的經驗時，也會有差異的情形出現。斯密約瑟對於公開解釋他的神聖經驗十分謹慎，所以直到教會日益強盛，能恰當地公



開神賜給他的事情後，他才這樣做。因此到他開始紀錄他的正式歷史時，他才發表初次異象的最詳細記述，之前曾有一些較簡略的描述。

這也和保羅的經驗相似。保羅記述往大馬色路上的異象的最詳細紀錄，也是數度記述中最後的紀錄（見使徒行傳26：9—20）。這次紀錄亦是唯一一次他在裏面詳述那位榮耀的救主預言他在外邦人中的事工（見第16—18節）。為甚麼保羅在最後的紀錄中才記述這件以往未曾提及過的細節？可能當時他的聽眾是**外邦人**，而不是一羣猶太基督徒。保羅和斯密約瑟都有理由待到時候和地點都適當時才發表異象的完全細節。

先知

保羅和斯密約瑟的第一次異象都強調他們和神有直接接觸。兩位先知都實際地在復活了的主的面前，兩者都得到特別的指引。保羅報導他見到第一次異象後二十五年內，曾經在四次不同的情形下見過主（見使徒行傳22：17—21；哥林多後書12：1—4，推斷；使徒行傳18：9—10；及使徒行傳23：11）。先知斯密約瑟亦有報導第一次異象後的十五年間曾多次見過主（見，例如，教約76：22—24；137：2—3；110：1—10）。兩位先知都沒有墮進騙子的陷阱，過份渲染這類神聖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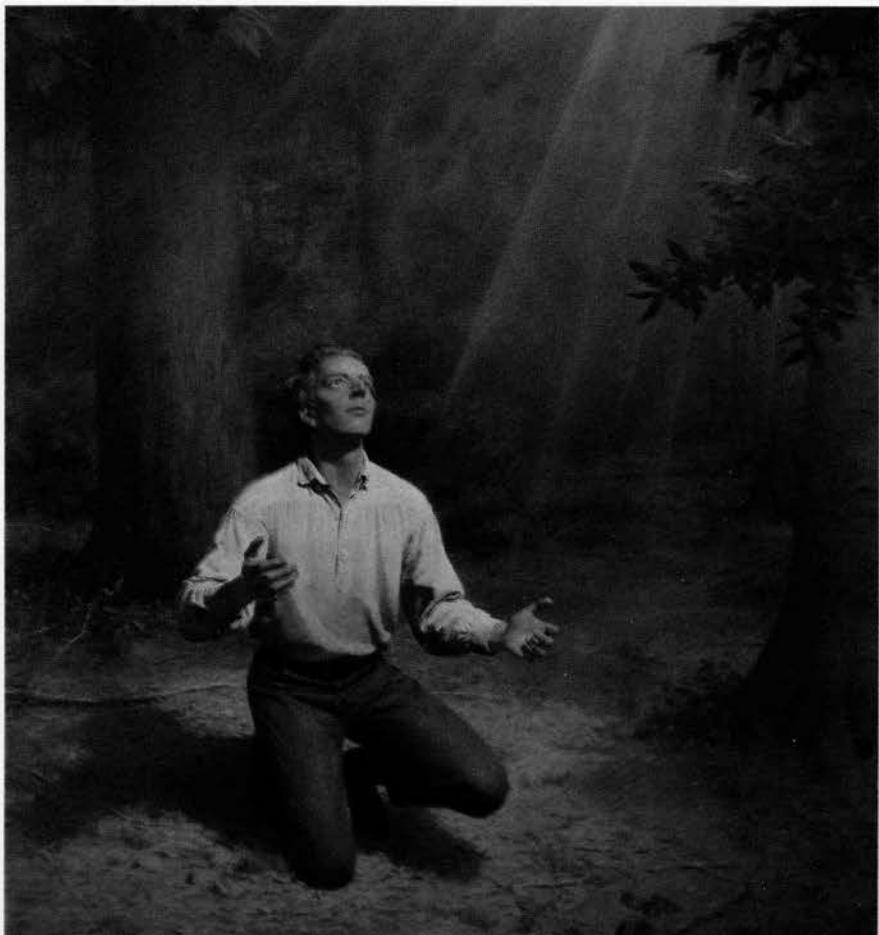
兩位先知都知道他們有權代表神。他們所說的話充份表現出他們自知有權代表救主講話。當有人懷疑保羅時，他回答說：「我不是使徒麼？我不是見過我們的主耶穌麼？」

（哥林多前書9：1）。斯密約瑟亦宣稱：「我曾實際地看見光，在那光當中我看見兩位人物，祂們確實曾跟我講過話；而且縱然因為我說我曾看見異象而被憎恨和迫害，但這仍然是真實的……我曾看見異象；我知道這事，我也知道神知道這事，我不能否定，也不敢否定；至少我知道這樣做我就會觸犯神而被定罪。」（斯密約瑟的寫作二：25）。

雖然兩位先知都在教義上獲得了極多的理解，但他們仍要慎防騙

子常設的另一個陷阱：他們沒有聲稱他們擁有一切問題的答案。保羅用一個孩子的理解力來比較人類的知識，銳挫哥林多人的傲慢：「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哥林多前書13：9）有幾次斯密約瑟講及審判和第二次降臨，他的聲言令我們想起他在一八三九年時的評述：「我不知道這些事情會在甚麼時候發生。」

保羅和斯密都被當時的人認為他們褻瀆神。所犯何罪？他們在傳統的經文上加添了其他的事情。由



保羅和斯密約瑟的教導互相融合——和基督徒世界所相信的有別——因為他們親自接受過真實的啓示。

於這項「罪名」，當時的人認為保羅是一名反猶太人份子，至於今日斯密約瑟的跟隨者，則被人視為非基督徒。可是保羅和斯密約瑟也祇是做每位猶太人和基督徒先知都曾經做過的事情：用他們的個人見證來證實以往的啓示，及見證神對新一代所講的信息。

保羅顯示出他確有堅守這樣的見證，他站在猶太人公會面前，發現自己由於相信救主復活的事實——其他法利賽人也同樣相信的事情而受審（見使徒行傳23：6）。不同的祇是他提出了個人見證。

當哥林多人懷疑他所講的復活時，他沒有和他們爭論哲理上可能出現的問題。相反地，直到他堅持其他人和他一樣曾目睹基督的復活後，他才答覆他們的辯駁。他說，如果基督沒有復活則：「我們是為神妄作見證的。」（哥林多前書15：15）

同樣，一八四零年，在賓夕法尼亞州費城舉行的一次聚會中，斯密約瑟和雷格登瑟耐代表那些從米蘇里的逼害中得到補償的末世聖徒作見證，雷格登兄弟滔滔不絕地引用聖經例證來證明基督的復活，隨後斯密約瑟跳上台上，講述關於神如何召喚他的個人經驗，「見證他見過的異象，以及他享有的天使施助。」

先知的重要任務是去作出個人見證。在先知保羅和斯密約瑟的例子中，他們確有基於目睹基督的接觸而作出的個人見證。

一瞥他們的一些教導獲得啓示。早期的先知和當時的人

並無教士和普通人的明顯分別。從權力和教義啓示的角度來看，新約聖經的使徒清楚擁有領導的特殊地位；但從分享神啓示的角度來看，使徒邀請所有人接受洗禮，經由按手接受聖靈，以及分享聖靈的恩賜。保羅糾正無節制的問題時，並鼓勵早期的聖徒「切慕屬靈的恩賜」，尋求「作先知的講道」（哥林多前書14：1）。他寫下了一個最令人難忘的觀點，就是通過聖靈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啓示：神的事祇可以由「聖靈向我們顯明」——因為它連「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哥林多前書2：10）。

很明顯保羅和斯密約瑟的教導甚為相似。斯密約瑟的叔父，斯密史禮，在尚未洗禮時，斯密約瑟寫了一封信給他，他在信中向叔父表示不滿意給早期神的僕人的啓示已成為宗教的歷史陳蹟，不再存在宗教裏面。真正的宗教需要和主有現今的溝通。神給聖經中的領袖的答覆，其實是邀請他們重新尋求這些答案。約瑟問他的叔父：「那麼我是否再沒有古代聖徒的同樣特權？如果我好像他們一樣來到主的跟前，祂會否聆聽我的祈禱和呼喚，就像祂立刻回答他們的求問一般？」神真正的僕人沒有一個會教導不斷接受啓示的日子已成過去。

在其他六次情形下，約瑟斷言他是一位先知，但他加上記載在啓示錄19：10的說話，就是每一個擁有耶穌見證的人也可以享有預言的權利，「因為對耶穌的見證就是預言之靈。」亦即是，如果所有人付出代價去求取聖靈的陪伴，所有人都能夠成為先知。約瑟給了我們一



個實際可行的方法，使我們可以辨明這些有力而微妙的聖靈啓示。他忠告：「一個人可以藉着注意啓示之靈的最初暗示而得益。……當你感覺到有純正的智慧流入你裏面時——它可能會給你一個突如其來的意念。」

這些相同的教導顯示出真正的先知不會尋求在羣體中保持自己專有的地位，他們卻會引領所有人到神前讓他們分享同樣的力量。

人的命運。保羅和斯密約瑟得到的啓示告訴我們關於我們的個人命運。沒有任何事情會比教義和聖約第七十六章裏面，斯密約瑟異象的三種榮耀程度的輝煌情境更令人興奮。基督徒的世界不認識這三種程度的榮耀——祇膚淺的相信一個天堂和一個陰沉的地獄。可是保羅曾謙卑地談及自己是一個「在基督裏的人」，被帶上「第三層天上去」看榮耀的事情（見哥林多後書12：2—4）。他又比較死人復活後「天上」的形體和「地上」的形體的分別（見哥林多前書15：40—42）。

保羅和斯密約瑟的教導互相融合——和基督徒世界所相信的有別——因為他們親自接受過真實的啓示。用約瑟的話來說：「任何人獲見天上的異象時，都會見到他從未想過的事情。」

愛。據我所知，很多先知教導愛的意義時，是比不上保羅和斯密約瑟所教導的出色。實際上，他們忠誠無私的愛，證實了他們在此主題上的教導的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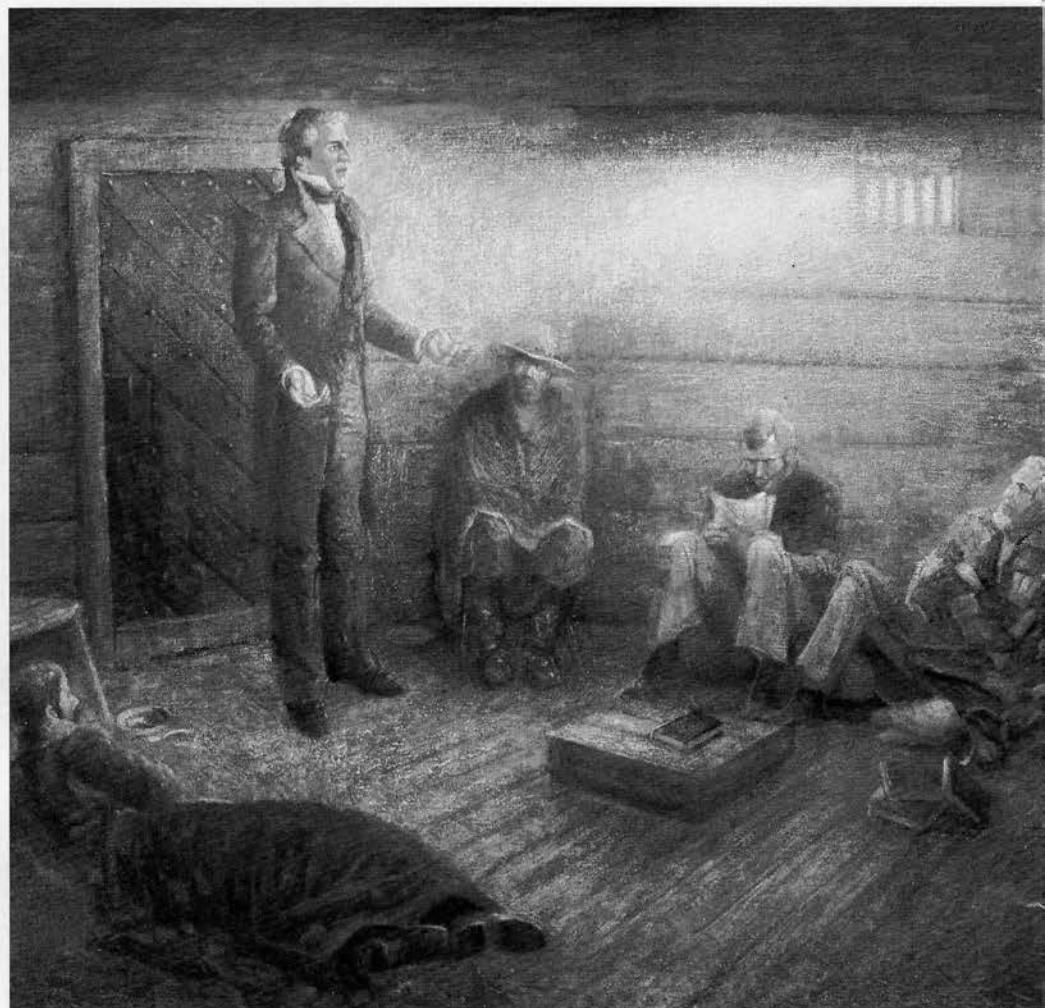
我們簡直無須多解釋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內有關高度的愛的描述，或是說明他對歸信者關懷，當時他就像慈父般地關懷到這些歸信者的忠信和叛逆情形。

斯密約瑟的一生同樣表現出他對其他人抱有熱摯的關懷。例如，未被囚進利巴地監獄之前，他本可以逃生，但他卻沒有這樣做，因為他恐怕聖徒會因此而遭報復。直至暴徒離去，聖徒開始遷移，他們的安全有所保證後，他才設法越獄，共三次的越獄都是出人意表的，到最後一次才成功。最後，約瑟從密西西比河的遠岸回到聖徒那裏，他觀察到如果他的生命對聖徒沒有價值，則他的生命對自己來說也是毫無價值了。和這次決定有關的歷史文件證明他有意令自己處於被刺殺的危險中，使憤怒的軍隊不會去納府找他，危害到他的人民。一次又一次約瑟視自己的安危為次要，把末世聖徒和他們的家庭的福利置於首位。

因此他在納府教導的愛存有了真義。他在婦女會前作出這樣的評論，內容雖然平平，卻充滿虔敬：

「我們愈接近天父，便會愈以憐憫的眼光看那些正在破滅的靈魂，肩負他們在我們背上，把他們的罪驅走到我們的背後。」較早前他曾寫信給十二使徒，當時他們正在遠離家園傳道，信的內容說：「一個充滿神的愛的人，不會滿足於祇是他的家庭得到祝福，卻會祈望祝福能夠臨到世界各處，祝福整個人類家庭。」

斯密約瑟殉難前幾星期，道出了一些最能剖白自己的說話。他說



：「沒有人知道我的過去」是愛的臨別聲言，將他的遠見和無限的犧牲連在一起：「我對任何人都沒有仇恨……我愛所有的人，特別是我的弟兄姊妹……你永遠也不會知道我的內心。沒有人知道我的歷史。我無法這樣做。亦永不會這樣做。如果我沒有經歷過我所經歷到的，我自己亦不會知道我的內心。自出娘胎以來我從未傷害過任何人。我的聲音永遠都是和平的聲音。」約

瑟是在這裏說他知道那些奇妙的事情；因此他分享。認識到保羅和斯密約瑟誠懇的愛，我不能相信他們任何一個會欺騙人。

恩典和事工。是否有點怪異，單靠恩典便能得救的證明絕少引述基督和登山寶訓的訓誨。耶穌結束登山寶訓時，警告聽（或閱讀）過祂的話而不行的人會造成道德的大災禍，類似那幢不是建在穩固基地上的



房屋一樣倒塌（見馬太福音 7：24—27）。

保羅在六封信裏面列出那些如不悔改，便會令人離開神的國度的道德罪行，有一次他用這些話來作為結束：「我從前告訴你們，現在又告訴你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加拉太書 5：21）有甚麼能比基督教由一個基於相信基督教贖的恩典，着重行為的宗教，變為一個祇有信念而無行為的宗教，更能證明叛教的存在！

斯密約瑟也曾教導救恩、慈悲、和對救主的愛的重要性。「而且我們知道，藉着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而被稱義，乃是公正而真實的；」他這樣教導。「我們也知道，由於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人們的聖化，乃是公正而真實的。」斯密約瑟的教導除了和救主以及保羅的教導一致外，他還教導了責任的原則：「由於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對於那些盡能，盡意，盡力去愛神和侍奉神的人們的聖化，乃是公正而真實的。」（教義和聖約 20：30—31）

這裏根本沒有可以輕易獲得救恩的一回事，斯密約瑟經常教導救恩都是基於成功地控制一個人的身體向善的條件。好像保羅一樣，他教導審判時，表示神不會放過不悔改的邪惡。他呼籲所有人去整頓他們的生活，「公正地對待神和所有的人——那末到了審判之日我們都會潔淨。」

行為是重要的這項教義並沒有令救主的救贖失色。斯密約瑟所得的啓示，記載了救主代替全人類的

贖罪，我們沒可能從別處找到一個比這更感人的記述：「那苦痛使我自己，就是神，至大者，也因疼痛而顫抖，並且每一個毛孔流血，身體和靈都受苦——以致我希望可以不喝那苦杯，並使我畏縮——

「然而，榮耀歸於父，我領受了並完成我對人之兒女的準備。」
(教義和聖約 19：18—19)

經由斯密約瑟，保羅教導的同樣福音得已復興，有條件的悔改下可以得着寬恕的保證，以及每個服從誠命的人可以藉基督而復活，變成完全的應許，也一併復興了過來。

個人靈性及犧牲

我們可以看見保羅和斯密約瑟的靈性涵養極端相似。兩者都深信神。保羅成熟的信件指出他經常為聖徒禱禱，亦希望他們會為他禱禱。那個藉着地震而逃離囚困的偉大奇蹟，都是在保羅和同伴正在禱禱的時候發生。（使徒行傳 16：25—26）

同樣，斯密約瑟的信件，日記，及納府的講道都是充滿了祈求神祝福他的工作和祝福聖徒的禱禱。這些請求雖不大有條理，卻是發自一個誠懇者的懇求。在寫給妻子的私人信件中，他強調他十分接近主，寫這些信時他根本沒有想到要發行。其中一個例子：約瑟在一八三二年寫信給妻子轉達他回家的日子要延遲的消息時，提及他真心求望神的寬恕和祝福，他談及神是他的朋友和安慰者：「我已將我的生命交託在祂的手中。我準備効命祂的召喚。我決意和基督在一起。我祇想奉行祂的旨意，生命對我並不重

先知的重要任務是去作出自己的個人見證。在先知保羅和斯密約瑟的例子中，他們確有基於他們目睹基督的接觸作出他們的個人見證。

要。」

爲事工而犧牲刻畫了這兩個人的使命。當哥林多人懷疑基督的復活時，保羅簡單地問他們，難道他會爲一些虛假的事情而放棄一生的安逸，甘願讓自己的生命每時每刻冒險嗎？有一次，他列出一些他在傳道中所受的苦難：

「被猶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減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被石頭打了一次，遇着船壞三次，一晝一夜在深海裏。

「又屢次行遠路，遭汪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同族的危險，外邦人的危險，城裏的危險，曠野的危險，海中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

「受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飢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體。

「除了這方面的事，還有爲衆教會掛心的事，天天壓在我身上。」（哥林多後書11：24—28）

斯密約瑟的犧牲也證明了他的誠意。由於不公平的搜捕，先知有幾個月的時間要在納府隱蔽行踪，他在這段期間寫信給教會，他回憶過往：「世人的猜忌和忿怒已成爲我人生中所有日子的普通情況……我像保羅那樣覺得甘於苦難。」（教義和聖約127：2）其實，就算先知沒有概述他的考驗，任何歷史學家也能夠輕易地將保羅的生活形式改編爲斯密約瑟的一生，正如斯密約瑟在利巴地監獄談及自己一生的重擔時一樣（見教約122：5）。

例如，有幾次一些自稱爲基督徒的人用鎗指向他恐嚇要殺死他。有一次他被人痛打，淋瀝青和羽毛

，不醒人事。有兩次當他在辦理主的事工時，驛車的馬失性，險些奪去他的性命。他走小路，費力地穿過沼澤，逃避敵人。他爲神的國度忍受了很多年在陸地上的難辛旅程，又在水路上冒了很多次乘坐汽船之險。他面對很多年不公平不合法的干擾，令他的家成爲一個不安全的地方，同時他因爲不能證實的控訴，而被囚在污穢的監獄中足有一個漫長的冬天。經歷過這一切後，他繼續負起帶領教會的責任，爲家人和聖徒的福利而憂慮，祈禱，計畫。

爲甚麼保羅和斯密約瑟做這些事情？因爲他們確實認識福音，以及基督的復活和最後審判的真實性。約瑟解釋，道出他的異象後所遭受到的逼害令他：「一直在想我頗像保羅——沒有人相信他；有的說他不誠實，有的說他癲狂；他受人嘲笑和辱罵。可是所有這一切都是不能破壞他的異象的真實性。他曾看見異象，他認定他曾看見過，天下所有的迫害也不能使之改變……縱然他們迫害置他於死地。……對於我也是這樣。」（斯密約瑟的寫作二：24—25）

殉道

保羅和斯密約瑟在早期遇到迫害時都預知他們將會無恙，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卻準確地預測到他們的死亡。保羅在最後一封信裏面說：「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提摩太後書4：6）

一八四二年後，斯密約瑟曾經說過他的工作實際已經完成，可以在任何時候接受死亡。他在一八四

四年同意被捕，他在給福特州長的信中直言該次合法程序祇是一種留住他的藉口：「直至血腥的惡人找到機會去射殺我們爲止，他們才會罷休。」當時的記者記述了約瑟前往卡太基途中的不祥預兆。李察威拉亦紀錄了先知殉道當日在卡太基所講的說話：「我極之憂慮我的安危，這是我從未試過的——我禁不住這樣做。」先知的律師是一位非教友，他回想起約瑟在殉難當日早上所講過的話：「他說他不應活着看見第二日，他完全相信他會被殺害，結果證明一切都是事實。」

當我們讀到斯密約瑟的教導和保羅的書信時，我們可以看到這兩位先知所作的承諾。兩者都有一項使命。保羅說他擔當他的工作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哥林多前書9：16）爲了同樣緊迫的信念，斯密約瑟說：「如果我沒有實際地參與這件事工，而神又沒有召喚我，我會希望退出。可是我現在不能退出——因爲我對真理絕無懷疑。」

這兩位曾站在耶穌基督面前的先知，知道每天的急切情形，亦知道永恒的事工正在環繞着他們前進。他們的生命響亮地見證了他們的信息的真實性——還見證了他們任命爲先知的召喚。 ■

安德生理察，是楊百翰大學的宗教系講師，又是四名子女的父親。現任楊百翰大學第十一支聯會會長團成員。

一次犧牲，雙倍祝福

楊瑪利亞安

我們怎能拒絕接受一個別人送給我們的寶貝嬰兒？經過了多月來的祈禱，懇求和盼望，我們怎可以這樣做？

可是這個可愛的男孩出世後，我們還是下定主意他不是屬於我們的。

正當我們奮力壓抑情緒時，我們回想起此次經歷。一個月前，即一月的一個晚上，我們在半夜裏收聽到一個古怪的電話，開始了此次的經歷。

當晚家裏很平靜，一如慣常的情形一樣。我們沒有搖床上發出鴿鳩聲的嬰兒，沒有色澤鮮明的嬰孩玩具，也沒有掛在房門把手上的尿布袋。這些令人高興的東西祇會在

有小孩子的地方才找到。那個值得紀念的晚上，電話鈴響時已是夜深時分。我的外子占斯接聽電話，一個認不出的熟悉聲音向他問好，原來是一位相知。

「我從一位你我都認識的朋友口中知道你們有興趣收養一個嬰兒。」她問。

「不錯，」占斯說，「我們極想收養一個嬰兒。」我坐起來，有點驚訝。談話繼續下去，我用心地聆聽他的回答，但願可以聽到對方的聲音。

占斯收線後，他的手發抖，聲調緊張。「是一個從工友處認識的一個人。」他開始說，「她說她有一個未婚的遠親快要生孩子。那個

少女很年輕，沒有工作，嬰兒出生後無法照顧。家人又沒有能力幫忙。為了孩子，她認為應該將孩子送給人撫養。」

當晚我們充滿了希望和興奮的心情，過往很多次當我們以為可以得到一個嬰兒時，亦有同樣的感覺。

多個星期過去了仍未有消息，殷切樂觀的想法漸漸消失。有許多個晚上我們也有談到這個快要到家裏的未生嬰兒。雖然當時知道電話帶給我們的是一個虛渺的希望，但仍堅持用祈禱和禁食來求問答覆。

「這裏有很多專責收養事宜的代辦機構，」占斯說，「肯定有來自此機構的社會工作者會找她，又或者她會到他們那裏去。對一位懷孕的母親來說這是最好不過的事情。代辦機構和熟練的社會工作者能夠幫助需要領養的孩子盡可能找到最理想的家。」

他所說的並不是一些我們預先



不知道的事情。多個月來我們已經通過代理領養的機構找到一個可以幫助我們的社會工作者。我們知道他們會提供極之需要的服務給尋找收養兒童的夫婦，特別是提供服務給那些想把她們的嬰兒交由別人領養的未婚母親。

這個等待持續到又冷又有雪的二月份，同樣是一個寧靜的晚上，電話在零晨二時響起來，使我的心跳得很厲害。吃驚之餘，我起牀在黑暗中摸索電話聽筒。

「占斯在嗎？」一個疲累的女仕聲音問。

「在，他正在睡覺，但我會叫醒他。」無論她是誰，她現在一定十分需要占斯，否則她不會在這個時候來電話。

「喂，」占斯咕噥地說，一面回答電話，然後靜聽。他正在回答問題，「是的，很好。我們沒有認為她仍然……對，明日我會覆電給你。」他將電話放在床上，睡意全消。「她要生孩子了。她現正分娩，小孩子很快便會出世。她期望我們會收養這個嬰兒！」

我們沉默地坐着。一時說不出話來。一個不知從那處來電話的人剛才說我們將會有一個嬰兒。即現在！占斯打破沉寂。「她沒有去見代理領養的機構，也沒有找社會工作者。她叫這位親戚再致電給我們，告訴我們孩子快要出世，她希望我們會收養他。」

突然間，我們全部的關心轉移到私人收養這個我們從未討論過的問題上，那個清晨才第一次討論到這個問題。得到的結論是，到了早上我們必須與社會工作者談論此事，聽她三十多年的領養專業意見。我們跪下來為這位我們不認識正在分娩的母親祈禱，祈求她作出這決定時會得到內心的平安。我們亦祈



求天父祝福這個快要出生的嬰兒。我們懇請祂祝福我們，使我們在有關這個嬰兒的決定上得到指引。

那天早上，我們和一位慎重慈愛的女仕坐着一起討論。她曾經為很多母親和小孩提供過很多年的服務。她留心地聽取關於那個突如其來的電話的故事，然後作出認真考慮後的回答。「我不能夠也不會設法代你們做決定，」她說，「我必須讓你們自行決定，我祇可以將我的理解和心得告知你們。我知道為甚麼你們極想有一個孩子，我也知道代理人很多時令心急的夫婦等一段難以忍受的時間。我不能答應你們任何事情，但似乎你們在『手頭

上』已經有一個嬰兒。可是我必須告訴你，我會認真地考慮嬰兒的母親有一位親人認識占斯這件事實。」她稍停想了一想後說，「多年的經驗教導我，如果被領養兒童的親生父母的身份一直是隱藏的話，事情通常會比較好一點。」

「你們也知道負責領養的代理人會廣泛地研究到孩子和未來領養父母的情況，來決定該孩子是否適合那個家庭，」她繼續說，「但你的情況卻不能容許你有這種好處，你甚至不會知道該嬰孩的病歷。」

想法，專業觀點，恐懼和明智舉動都在這兩個小時的交流中討論到。

在駛車回家的途中，我們都十分沉默。充滿了不容否認的緊張氣氛。

我們在家裏跪下祈禱，占斯未將他的感覺告知我前，我已經知道他的答案。這個並不是我們懇求得到的答案。這個孩子不會來到我們家裏。可是為甚麼？嬰兒看來就像一個奇蹟一樣，而我們卻把他拒絕。

「我知道這個嬰兒不是願意要來到我們家裏，成為我們的孩子，」占斯說，「我沒有獲得那種保證，即隨着祈禱答覆而來的平靜心境。可是這位母親期待我們為這個嬰兒找一個家。他需要一個家，美滿的家，今天就有此需要。」

占斯和我詳談了好一段時間，有關甚麼是對那個嬰兒最有益的事情。我們打電話給一些可以提供最佳意見的朋友和專業人仕。當天晚上占斯致電話給那位聯絡我們的女仕。他簡要地告訴她為何我們不能領養這個嬰兒，又把一些富有經驗的社會工作者的名字提供給她，他們會緊密地和這位母親合作。她掛斷電話後便和這些人接觸。兩日後，這個男嬰被安置在一個特別的家庭裏，受到愛護和關懷。我們知道這個嬰兒正在某處，安然舒適地躺在一對極想有孩子的父母的懷裏。得到這個消息時，我們坐在床沿上奇怪，後悔。雖然我們懷疑，可是我們知道那位比人類更能洞悉一切，更有見地的慈愛天父給了我們的答覆是，這個嬰兒不是屬於我們的。

在寒冷的三月裏，我們日間工作，在家渡過寧靜的晚上。一個星期一的早上，大概是八時左右，占斯起來口裏唱着歌。我問他是甚麼事情令到這個早上特別美妙，星期一的早上祇不過是意味着剛渡完了一個愉快的週末後，我們要再度回去工作。「我不知道，」他笑道，

一九八五年八／九月份

「我祇是覺得今天將會是一個好日子。」

我如常地上班，那天出乎意料的忙碌，九時十分的時候電話鈴響。「喂，馬利安，我是嘉露。」我們的社會工作者！無論在那裏我也可以認出她的聲音。

「你認為他們會讓你離開崗位，使你有足夠的時間接你的男嬰孩嗎？」

每一個在大堂裏的人都可以聽到我的歡呼。他們無須一問也可以知道這個電話的來意。「一個男嬰！美妙極了！何時？在那裏？我要打電話給占斯。我們現在就來。」

「不要掛斷，」她說，「我需要給你一些詳細的資料，還要告訴你更多關於這個嬰孩的事情。」我由於太興奮，所以很難聽到她所說的話，但她繼續和我講話，我發現到在這次來的電話用多幾分鐘的談話也非常值得。

我找到占斯，「嘉露剛才打電話來。你已經是一個父親了！她說她有一個男孩給我們。他現在已經在這裏，等候我們接他回家。」我十分緊張，以至難於道出下一句說話。

「我對你所講的和嘉露對我講關於嬰兒的說話完全一樣。看，親愛的，還不止這樣。她還說這個小男孩有一個兄弟。」

「兄弟，這是甚麼意思？」他問。

「孖生嬰兒，」我笑起來，「你是一對孖生男孩的威風父親。」

我們興奮得飛快地駕車到代理人那裏，又焦慮的從梯級走上二樓代理人的地方。就在那裏，兩個各重二公斤的嬰兒躺在一個仍有很多空位的木搖籃內，兩個屬於我們的美麗男嬰。

我們的孖生嬰兒是在那個我們

「我們已久候了很多個月期待收養一個小孩。現在我們要決定是否收養這個有人送給我們的嬰孩。」

想收養的嬰孩出生後的第二天出世。那日當我們向我們的社會工作者尋求指引時，我們的兩個嬰兒正在育嬰室內接受特別照顧，當時他們各未足二公斤的體重。這是代理人嚴守規則，就是如果嬰兒尚未離開醫院準備好由人領養，他們絕不能告訴未來的領養父母有關嬰兒的事情。嬰兒出世後不久，嘉露和其他社會工作者會商並且選擇了我們成為這對孖生兄弟的父母，但是直至他們有足夠的體重，可以離院後，他們才告訴我們。到了我們在那個輝煌的星期一早上接到代理人的電話時，我們的兩個男嬰在院中體重已經日增，一直等候了我們十七日。

由於州法例的管制，所以我們等候了六個月後，才到聖殿把卡太占斯和哲夫遜多姆引證給我們。他們帶給我們家裏的快樂簡直是難以形容。占斯和我不約而同地感到這對俊俏金色直髮的男孩是為我們而設的。

許多時候當我依戀地，慈愛地望着他們時，我認識到如果我們沒有聆聽到天父的忠告，他們便不會在我們的家裏，而我們亦可能喪失了我們從未獲得過的最大祝福。■

楊瑪利亞安是一位註冊護士，又是四名子女的母親。她是猶他州普羅伏艾折望第一支會的教友。



中流砥柱：菊地良彥長老

摩理士羅拉

菊地良彥長老在鹽湖城教會行政大樓內的辦公桌上。一九七七年十月，他被支持為七十員第一定額組的成員，是第一位被召喚為總會當局人員的土生日本人。

壹 一九七七年十月，剛被支持為七十員第一定額組成員之一的菊地良彥長老，在洋溢着前奏音樂的聖殿廣場鹽湖城大會堂入口處歡迎各友好。當中，一位來自日本的支聯會會長向菊地良彥長老介紹他的朋友卜德格頓，鹽湖城內一位支聯會會長。

「卜德長老，」菊地長老說，「你是否曾經在日本傳過道？」

「不錯，」卜德長老回答說，猶疑着他如何知道。

他們仍然在握手時，菊地長老親切地望着卜德會長。「你證實我

為教會的教友。」

卜德會長不大相信他所聽到的話，於是追憶他在日本的時候。「差不多有二十年的時間了，」他後來說，「就在我們握手時，我突然想起那個在北海道的家，那位年輕學生呈現在我的眼前，我的高級同伴盧威特望和他講話。」

這次跨越了二十年和數千公里的會面，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福音如何影響菊地良彥的生命，使他有一個突如其來的轉變。雖然經過了很多的改變，但他仍然忠信和謙遜。

菊地良彥的背景難於使他有機會成為一位教會的歸信者。生於一九四一年的他，自小在北海道的鄉間長大，這個「白雪之地」是日本的最北島嶼。由於在這個充滿傳統的國家傳道成效不大，所以末世聖徒傳教士早在他出生前十年離開了日本。到一九三零年代，日本不斷增加軍力和反美情緒，所以連教會最後的踪跡也消失。

良彥出生後五個月，夏威夷珍珠港被襲。在戰爭結束前不久，良彥的父親——當時正在日本的軍中服役——就在美國炮擊日本時喪生。誰也預料不到一個處於這種境況的男孩會加入一間「美國」教會。

「因為父親的死亡，所以我對美國人存有偏見。」菊地長老說，「當我應門看見兩個戴帽和穿外衣的美國人時（一九五八年），我立即告訴他們，『不，謝謝。』」

就算正常來說，良彥和傳教士見面的機會根本不大，因為那時候他本該在學校裏面。但當時他剛病體復元。這個勤奮的男孩，晚間上學，日間則每天清晨四時起床上班，幫助他的母親協助家計。這種刻苦的生活令他十分困倦，一天他在工作中，終於不支病倒。離開醫院後，他住在舅父家裏，當盧威長老和卜德長老叩門時，他正在獨自一人在家。

和良彥少在家——不上學便做工的情形一樣——這些傳教士通常在該日，他們的預備日休息。可是他們在最近的幾個星期內都沒有慕道者，而盧威長老得到靈感，他們逐家探訪。

菊地婉拒他們，但盧威長老卻堅持他和卜德長老有一個重要信息，祇需他給予幾分鐘的時間。「我的健康問題置我於尋求神的地位上，」菊地長老緬懷地說，「於是決定讓他們內進。他們告訴我斯密約瑟的故事，令我深受感動。」

「良彥給我的印象，便是他是

一個與別不同的年輕人，」盧威兄弟說，他現在居住於猶他州的美布登。「我知道他已經準備好接受福音。」

「我十分感謝那兩位傳教士付出特別多的努力，」菊地長老談論道。今日，他仍然時常對傳教士的工作表示感激。「我告訴美國的聖徒多麼感謝我的見證，」他說，「我特別想年長的兄弟姊妹知道，我深深感謝他們保存祖先遺留下來的遺產。我曾經見過俄勒岡州賓特；愛達荷州沙爾門；猶他州都伊意；以及其他很多地方的教友。這些可愛的人過着平凡、純樸的生活，每個星期都忠信地參加教會聚會。他們可能猶疑他們是否為神的國度作出貢獻。我想向他們保證，他們確有這樣做。他們是一些忠信的人，他們養育出正義的兒女，然後送他們去傳道。我想他們知道，他們正在為主做着一件奇妙又奇妙的事工。」

自從他親自接觸到傳教士後，菊地長老成為一位「金玉慕道者」，他渴望接受課程，甚至在沒有預約的時候也自動來到會堂那裏。一九五八年，遇見長老後祇有幾星期，他便接受了盧威長老給他的施洗。當日是四月六日——教會組織復興的日子。

三年後，良彥本身也成為了一位傳教士。正在九州傳道時，他得到了一個經驗，最後證明對他的生命有重大的意義。興格萊戈登長老是當時的十二使徒，他探訪日本，並且在一個傳教士大會中講話。良彥是當時在場的唯一的日本人長老。

「我們有一個見證聚會，我是最後一個講見證的人，」菊地長老憶述說，「我站起來開始用日文講話，突然一個非常溫暖的靈臨到我身上，我不自覺地開始用英語講話。我不知道我所說的是甚麼，但我記得當時我感受到美妙的感覺。」



六個月大的菊地良彥，一九四一年。

回到座位後，興格萊長老站立起來，給他一個特別的祝福。從那時起，他積極地學習英語，相信這對他在神國度中未來的事工很有幫助。他時常隨身帶着一個晶體收音機，模倣他從美國軍方服務電台聽到的聲音。「沒有主的幫助，我不會學習到這種語言。我感謝祂幫忙我。」他說。

他的英語愈來愈流利。一九七零年初，當他任東京支聯會會長團的成員時，他時常為在支聯會教友大會講話的總會當局人員傳譯。

「我還清楚地記起菊地兄弟，」其中一位回鄉傳教士說，「他會和來訪的總會當局人員站在台上，細心傾聽他們的話，然後用講者同樣的感情和語調將他們的說話傳譯出來。你知道他絕不苟且。」

菊地長老曾為斯密斐亭約瑟會長（當時有一羣日本聖徒探訪鹽湖城）傳譯，亦為譚以東會長、甘賓塞會長、興格萊會長和其他很多總會當局人員作出傳譯的服務。但在所有總會當局人員的交情中，那個在一九六零年初，一個細小地帶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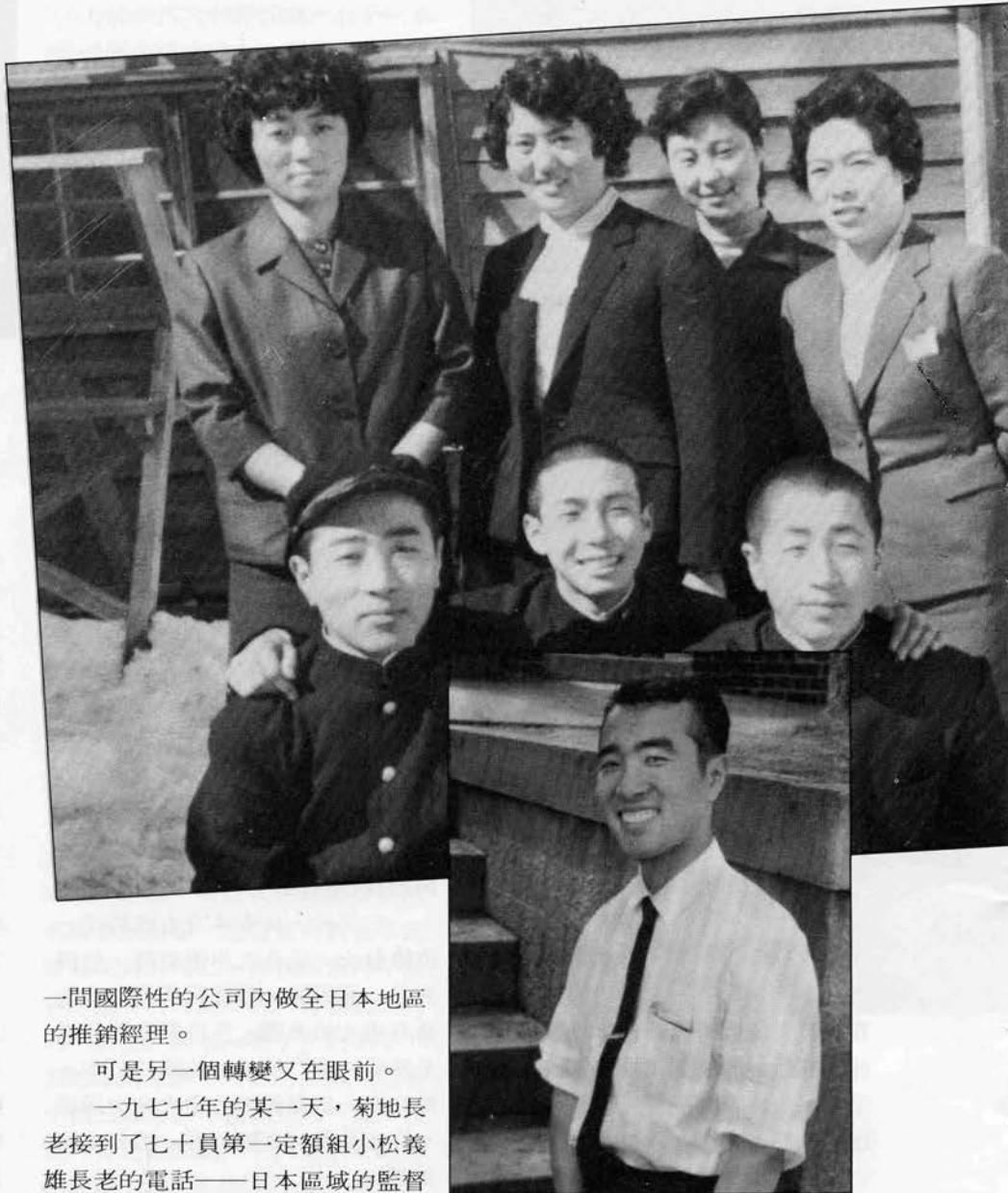
會中開始的交情，可說是最頻密和最長久的一個。興格萊會長經常前往日本，菊地長老一次又一次地和他見面；興格萊會長現已到過日本接近四十次。

菊地長老的傳道期是三年零六個月，包括延長半年全職傳教士的工作，和延長另外十二個月去擔任勞動傳教士的工作。一九六四年回家後不足兩個星期，他便和登志子結婚。她年輕時便加入教會——經過了兩年的探研——她在菊地長老洗禮後認識他，已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菊地長老結婚後，他的生命開始了另一個重要的轉捩點——這對年輕夫婦從日本富傳統性的北部遷移到東京，這個節奏快速的「西方」大都會。很快良彥成為了一位丈夫，新任的父親，主修商科心理學的大學生，其後是一間厨具公司的全職職員，西分會的分會會長，稍後成為了東京的第三支會。他稱這段期間是他在生命中增長得最快的時候。

恬靜而肯定的菊地姊妹愉快地回顧那些日子：「我們有很多祝福。良彥沒有一刻不辛勤工作。」實際上他在年青時所表現的活力，至今仍未稍減；他現在每天約睡四小時。「他從沒有埋怨，」菊地姊妹繼續說，但未有提及到她本身的辛勞和忠信，在當時的情形下，相方的努力一樣很重要。

年屆三十，菊地長老終於找到了一個穩定的生活方式：他和登志子已經是三女一男的父母；那時他是東京支聯會的會長，但他的家庭仍然居住在「西分會」的地區範圍內：他有一份更理想的工作，是在



一間國際性的公司內做全日本地區的推銷經理。

可是另一個轉變又在眼前。

一九七七年的某一天，菊地長老接到了七十員第一定額組小松義雄長老的電話——日本區域的監督——他在電話中告訴他甘會長的私人秘書熹各雅霍曾一度想接觸他。在同一日，大概是午夜時份，他接到了總會會長團辦公室打來的電話。甘會長在電話中問候他和家人的健康，然後問他有沒有計畫到鹽湖城出席十月份的教友大會。菊地長老

十五歲的菊地良彥（左下）初中畢業後與朋友和教師合照。

十九歲的菊地良彥，當時他是日本大阪的傳教士。

說沒有，因為他打算每年出席大會一次，他在六個月前已經出席過一次大會了。

「不過無論如何，此次你也要出席！」甘會長說。「我希望可以見到你。當你抵達鹽湖城時，請你和我聯絡。」

他並沒有得到進一步的指示。

他感到半奇怪半焦慮，為甚麼先知召喚他去鹽湖城。菊地長老匆忙地作出離去的安排，卻發現他的護照在幾天前已經失效跟着又誤了飛機班次。（這是菊地夫婦從未有過，以後也不會發生的問題）他的妻子失去了錢包，一連串的挫折使到菊地兄弟和菊地姊妹延遲抵達，錯過了和教會會長在下午的約會。當晚他們住在朋友那裏，等候通知。

翌日清早，他們得與甘會長會晤，甘會長非常慈愛地詢問他們和家人的狀況。然後說出他們為甚麼被邀請到鹽湖城來。

「菊地兄弟——主召喚你為一位總會當局人員。」

菊地長老駭然一驚發現自己竟然講不出話來。

「甘會長，」他屏息地問，「對不起，你可否重覆說一遍？」

「主召喚你為其中一位教會的總會當局人員。」

菊地長老說，回想起那個難忘的時刻，他和菊地姊妹「哭完又哭。我們簡直是太感動。」

菊地良彥因此而成為了第一位日本土生的總會當局人員，加入了小松義雄，他的朋友和同僚的行列，小松義雄是在夏威夷出生的日本人。

「我從未料到蒙召如此重職，」他在第一次在教友大會發言時說

一九八五年八／九月份

。「我仍然自問及問主，『主啊，為甚麼是我？主啊，為甚麼是我？』然而在我內心深處，弟兄姐妹們，我聽到……『差我何往，我必前往；派我何事，我都樂作。』」（「主啊，為甚麼是我」，聖徒之聲，1978年2月，第101頁）

就像菊地長老最初從那些傳教士得到的經驗一樣，使他極之感激傳教士和他的父親，他從一個細小日本分會遷移到鹽湖城教會行政大樓的辦公室，對他的將來亦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對我來說，」他說，「福音是我的一切，與及耶穌基督的教會是十分重要的。它不祇是為某些種族或國家而設，它是一個國際性——環球性——為所有人而設的教會。」

強調福音是環球性的，成為了菊地長老的講道的特出主旨：

「願我們這個真實教會的教友，有足夠的勇氣站在世界面前，和『各國，各族、各邦和各民』（教義和聖約77：8）分享永恒福音——此偉大的訊息，耶穌基督的復興福音，弟兄姊妹們，我們必須做世上的光。（馬太福音5：14）」（「從每一個國家派遣傳教士」，聖徒之聲，1980年3月份，第41頁。）

菊地長老現在的指派工作是一——鹽湖城北區域會長團的副會長（之前他是關治／墨累區域的執行行政主管）——這使他遠離了那些自洗禮後，他忠信地和長老們在街頭上的聚會。可是這些謙卑的開始深具影響，每當他到猶他州各處履行召喚時，他繼續強調這兩個密切有關的意念：過真誠而正義的生活，及送子女往傳道的教友，正從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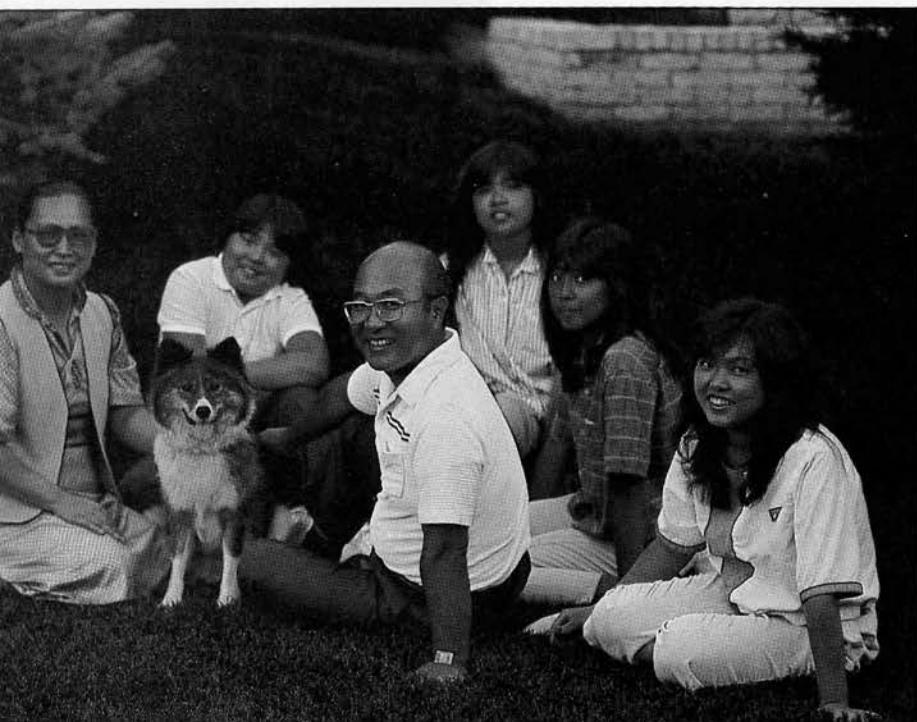
菊地姊妹和菊地良彥連同他們的長女撒拉，一九六六年夏天。

件奇妙而偉大的工作；我們需記住基督是我們信心的中心，祂給全人類的福音必須盡快傳到每一個國家。

洗禮後不久，菊地長老成為了他的人民的傳教士。之後他出任分會會長、傳道部副會長、支聯會副會長、及至成為支聯會的會長。被召喚為總會當局人員後，他在亞洲區域的服務範圍擴大；此次他被指派為日本和韓國區域執行行政主管。

有趣的是，其中一位替菊地長老服務的傳道部會長是卜德格頓長老。「他會在電話中說，」卜德會長憶述說，「『是你的慕道者打電話給你。』」卜德會長說差不多每一次他們談話時，菊地長老都會多謝他和盧威長老曾經做過的事情。

「但是我們真的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卜德長老說。「我們祇是和



今日菊地全家（左至右）：菊地姊妹，馬太，菊地長老，露笑，慧拿，撒拉。圖中的菊地長老在空餘時間和兒子馬太享受園藝。

其他的傳教士一樣，在預備日那天外出傳道。」

雖然如是，但一個下午的額外努力，結果是使一個有機會影響更多其他人的人歸信。菊地長老的歸信經驗，說明了兩項他珍視的意念——就是主通過微小的事情來達成祂的事工，這種傳道工作所泛起的漣漪作用少為我們明白。

由一九七八年起至一九八二年止，菊地長老都是日本的執行行政主管。當亞洲各地舉行區域大會及奉獻東京聖殿時，他都在場。然後另一個轉變又來臨：離開東京——這個一度是陌生城市進而成爲了家的地方。他們離開了他們的家園，菊地家庭搬到鹽湖城，去適應新的語言和文化。一個人祇可以用想像

力，才能明白離開自己的本土所需要的適應。

「英文是困難的，」菊地姊妹說，她現在是婦女會的音樂指導員，又是一位探訪教師，「但我們在這裏有一個很愉快的經驗。」

菊地的子女：撒拉，十九歲；慧拿，十六歲；露笑，十四歲；和馬太，十歲——都抵受了離開日本和學習一種新語言的困難。現在他們和其他很多朋友一樣在英語學校讀書。

「最初我們很思鄉，」菊地長老說，「但現在我們已經安定下來。」然後一笑，接着說，「我們仍然很懷念 sashimi (日本魚生)。」

他和菊地姊妹時常向他們的子女強調菊地長老的召喚和其他的召喚一樣——需要他忠信的服務，心思趨向主而不是趨向任何個人的成就感。「我們常常教導子女無論甚麼召喚；它們全是主的召喚，」菊地姊妹說。

菊地一家人喜歡多種活動，包括音樂，閱讀，烹飪，釣魚，和兜風。我們可以意料到菊地長老的興趣，會和一個心思精確的人無異：園藝，繪畫，和木工。

現在年屆四十餘的他已經過了一段不平凡的生活，令他或週圍的人都估計不到的轉變。雖然如此，主仍然繼續清楚地影響他的生命，使他得到一個堅強的見證：

「我愛我們的天父。我知道神活着。我知道今日我們有一位活着的先知，這是祂的福音。救主耶穌基督是我們生活的中心。我全心愛祂。藉着祂，通過祂，在祂裏面我們才可以得救。」

「像喇叭的聲音那樣」

紐門珍納

可能我過的是一種嬌縱的生活，但我不願別人說我走向地獄。實際上，這祇發生過一次，已足以使我深思那些至今仍繚繞在我腦海中的事情。

這事發生在一個夏天裏，當時我離開猶他州普羅伏楊百翰大學，到華盛頓首府的一間政府辦公室內工作。另一位職員是一位異常出色，口齒伶俐的年青人。他不單止是全職，而且還在法律學院供讀法律。他不是教友，但有幾年時間他四周環繞着教友。可能他對教義的技術觀點，比我認識更多，此外他極熟識聖經。假如我們的談話惡化至爭論的程度，他所具備的律師明敏頭腦和唇舌，必然使我這個缺乏經驗的人呆如木訥，透不過氣來。實際上我認為此種情形正是他所期望的，因為他喜歡故意提出一些困擾我的問題。他對教會的攻擊計畫週全而且老練。有一次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後，他的意圖變得很明顯，他說：「我甚至連想你哭也辦不到，對嗎？」

坦白地說，有一次他的確使我哭，最低限度我是在他的面前哭。可是這完全不是由於我遭挫敗的原故。似乎問題並不在這裏，因為他愈荷刻批評，我便愈覺得聖靈在後

面確保我的見證是有根據的，並且使我鎮定下來，抹煞任何還擊的念頭。

我那次落淚是在他解釋他反對教會的基本原因後。他覺得人靠恩典可以得救。他相信基督救贖了我們的罪，我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相信主，接受祂是我們的救主。我的朋友說他和基督已有個人的關係；因此他說他無須做任何其他事情便可得救。相反，他不滿地宣稱，末世聖徒沒有感激基督和祂所做的事情。除了信心外，他們的要求，例如洗禮和遵守誠命使救主的贖罪失去了意義，因為這種做法暗示基督的救贖不足以拯救人類。他堅持摩門經的信念近乎褻瀆。他可以想到很多描述的形容詞，但基督徒一詞肯定沒有包括在內。這就是，他說，我正在去地獄的原因。

當我聆聽他的指責時，很多有可能的反駁湧上我的心頭。我可以說是基督親自定立洗禮的教儀，甚至祂自己也接受洗禮。我可以說祂本身是一個最經常教導遵守誠命的人。我可以說是祂的一位使徒說：「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但我沒有講任何這些說話。反之，當我的朋友停下來有足夠時間喘息時，我祇是望着他說：「在我的生命中

，救主比任何東西都更重要。」然後提出我對耶穌基督的見證。我告訴他我愛救主而且知道祂愛我、救主的贖罪是唯一使我的生命有了目的。並告訴他當每事都似乎在決意擊倒我時，基督的福音是我唯一的依靠。我的整個生活都是圍繞着設法生活在主的福音中，我對神的兒子耶穌基督有個人的見證。那時我確知我講得既不流暢也不感動，這就是我落淚的原因。

講完了這番話後，一件使我驚奇的事情發生——我那位善於詞令的朋友實際地沉默了數刻。當他講話時，他的聲調從雄亮的聲浪減至溫和的程度。「你是第一個實際地向我作出對耶穌基督的見證的摩門。」他說。

我們是耶穌基督的教友。這是祂的教會。我們洗禮時立約：「在任何時間內，任何事情上，……任何場合中，做神的見證，直到死亡。」（摩賽亞書18：9）那麼為甚麼我會有一位曾經和末世聖徒一起生活，工作，交誼了幾年的朋友，從未聽過一個對耶穌基督的見證？可能我的朋友是一個特別的例子，無疑我也希望從他身上得到的經驗使我更加警覺到我們的神聖義務——我們要無畏地站起來，不恥於作

爲我們的主，救主，那位耶穌基督的見證人。

肯定我們有足夠的原因去愉快地見證祂。祂是那位造物主：「萬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着他造的。」（約翰福音1：3）

祂是「一切事物中的光，賜給一切事物生命的光，是藉以治理一切事物的律法，即那坐在祂的寶座上，居於永恒的懷抱中，在一切事物中的神的權力。

「祂理解萬物，萬物都在祂面前，萬物都圍繞在他周圍；並且祂在萬物之上，萬物之中，貫穿萬物，並圍繞在萬物周圍；萬物由祂而來，並附屬於祂，即是神，永永遠遠。」（教義和聖約88：13，41）

祂是「阿拉法和俄梅戛，……那開始和終止，世界的救贖者。」（教義和聖約19：1）

祂「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

「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祂而立。

「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他是元始，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因爲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祂裏面居住。」（歌羅西書1：15，17—19）

祂「除去世人的罪孽」（約翰福音1：29），免我們滅亡。沒有祂，「肉體就不能再起來」，我們

「就必隸屬於從永恒之神面前墮下而成爲魔鬼……」

「我們的靈就必成爲像祂一樣，我們要成爲惡魔，魔鬼的徒衆，被關閉在外面，不能在我們的神身



邊，而要繼續和那謊言之父在一起，像祂一樣的悲慘。」（尼腓二書9：8—9）

但由於救主，我們不必有這樣的下場。因藉着祂，我們能夠悔改，罪得赦，因爲祂償還了我們的罪價。祂所受的苦楚令祂，「就是神，至大者，也因疼痛而顫抖，並且

每一個毛孔流血，身體和靈都受苦。」（教義和聖約19：18）祂「已爲所有的人遭受這些事，這樣如果人們悔改，他們就不會受苦。」（教義和聖約19：16）

祇有藉着基督我們才能存活。祂「天天保護着（我們），使（我們）得以生活：行動，並照着（我

們)自己的意志而行事。」(摩賽亞書2：21)沒有祂，我們不能夠做任何事。祇有在祂裏面才有力量，祇有在祂裏面才有生命。祇有在祂裏面才有平安，希望和救恩。真的，祂的名字是「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賽亞書9：6)

我們豈能在「提高(我們)的聲音，像喇叭的聲音那樣」(教義和聖約33：2)時，和在見證耶穌基督的時候躊躇？我們不是獨自一人站起來作見證，所有的先知都有見證救主和救贖主。經文充滿了對祂見證。其實，所有事情見證主，因為祂說：「看啊，所有的事物都有他們的相似之處，所有的事物，屬世的事物以及屬靈的事物，都被創造和製造來為我作見證；亦即在諸天上的事物，在地上的事物，在地內的事物，以及在地下的事物，在上面以及在下面的；所有的事物都為我作見證。」(摩西書6：63)有幾次甚至天父，那位神都見證祂的兒子，「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見馬太福音17：5；尼腓三書11：7；斯密約瑟的寫作二2：17)

我們常指出使徒是基督的特別見證人。這是甚麼意思？麥康基布司長老解釋「使徒是基督的名的特別見證人，被差遣去將救恩的原則教導給其他人。藉着個人啓示他認識到基督的神聖性，然後被指派向世人見證主向他所顯示的。」麥康基長老繼續說：「其實，每位教友都應擁有使徒般的洞察力和啓示，我們有義務去提出警告的聲音。」(摩門教義，第二版，鹽湖城書藝

社，一九六六年，第46—47頁)海大衛長老說：「這是我們的責任及榮幸的機會去經常為耶穌基督見證。」(教友大會，一九七四年四月)胡適令約瑟長老發出同樣的共鳴：

「我們的教會不會和永遠也不會在任何方面來否認這個立場！也從不會在任何時間或地點畏縮，遲疑，不勇於作出堅決或不樂於為耶穌基督的神聖性，而敢於作出堅決而不可動搖的見證。由於世界的狀況是如此，所以每個聖職弟兄(和教友)都必須用每項機會去確證救主，並且教導及以榜樣來證明福音真理，讓他的光這樣照在朋友和陌生人面前。」(「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耀」，聖徒之聲，一九七九年二月，第49頁)

我們必須比甘心樂意——熱切地見證我們神聖的救主，我們的朋友。我們必須像古代尼腓人一樣，如尼腓所說：「我們談論基督，我們因基督而快樂，我們傳揚基督，我們預言基督。」(尼腓二書25：26)這是我們的義務，亦是我們愉快的機會。我們應好像艾蒙所說一樣：「因此，讓我們榮耀吧，我們要因主而榮耀；我們要快樂，因為我們的快樂是十足的；我們要永遠讚美我們的神。那種因主而得的榮耀，誰會覺得太過份呢？」正如艾蒙一樣：「我不能說出我所感覺到的最小的部份。」(阿爾瑪書26：16)，但我可以說我知道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祂是我們的主和救主。這是祂的教會和祂的事工。我們有責任去見證它。我謙卑地在很多為祂而作的見證上加上這個熾熱的見證。■

我的經驗……使我更加覺察到我們的神聖義務——我們要無懼地站起來，不恥於作為我們的主，救主耶穌基督的見證人。

我友——既遠且久

魯甘希碧基

那位修士開了新近裝上的電燈，就當這沒罩的燈泡在吊着的電線下搖晃時，我環顧這間用燈泡照明了的暗室。地，是混凝土的，除了靠牆地方有兩個古老，中間下墜的櫃外，全室祇有一張不平穩的木檯和幾張櫈。那位修士為我們打開那些窗板時，我們看見交雜着花朵的野草叢，又聽見不遠之處驢子的叫聲。

我的外子喬治在以往好幾次的行程中，已經花了許多小時在這裏。他帶着非常滿意的微笑環視四週，並且和那位修士到隔壁的房間取紀錄冊，祇剩下我一人在室內設法適應我所看到的。

我們終於來到了！回憶最初當我們想到要往西班牙做家譜工作時，這看來是多麼的不可能。我們計畫了多久才集合到一羣主顧，又為經濟而傷透了頭腦有好幾個星期，還有為離別子女的無數祈禱和落淚，以及一系列要辦妥的事情。

喬治很快便帶着那些紀錄回來，他興奮地把滿載了一頁頁自一五零年代起由修士紀錄下來的婚姻，洗禮及死亡的厚冊展示給我。紀錄予人深刻的印像，我安頓下來後便幫喬治翻查，期望他的熱誠可以支持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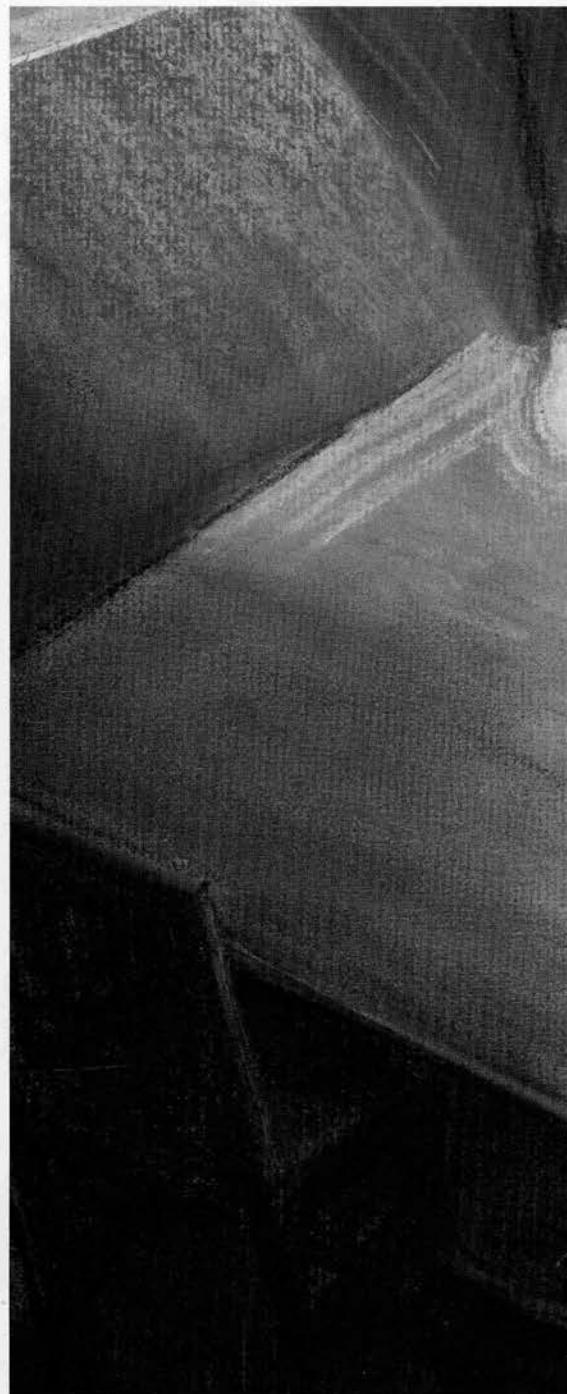
不幸的是，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我發現那些對喬治來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我的身上卻不然。他可以孜孜不倦地翻看那些紀錄，完全漠視他周圍的物質環境。但我卻發現自己留意和對每一件小事作出反應。坐在木櫈上變得是一件難以忍受的事情，燈泡構成的影子令人難於研讀，我又因為太冷而顫抖，造成晚上的背痛。

我的反應使我既困窘又沮喪。喬治時常覺得家譜探討很令人鼓舞，我也會祈求這次的經驗對我來說是同樣的興奮。但那漫長寒冷的呆板時刻似乎永無終止。

最後從另一個教區開始探索一條新家譜線的時候到了。由於我們是第一次探查這條新家譜線，所以喬治負責翻查結婚冊，而我則負責查看洗禮和出生的紀錄。雖然我正找尋三對不同夫婦的兒女，可是我發現自己特別對紀錄中的一個家庭有興趣。當我找到這位母親每一名子女的出生紀錄時，我開始覺得和這位母親似曾相識。她的子女的年齡差距和我的相若，我仍然緬懷自己每次的懷孕，以及我們的子女如何對我們每一個新生嬰兒作出反應。此時我離家已有兩個星期，想到一個充滿孩童笑聲，濕潤親吻和充滿興高采烈的擁抱的家時，我感到很甜蜜。

之後，喬治建議我花一點時間查看死亡紀錄。由於這仍然是同一時期的紀錄，所以我在那裏找到的名稱都頗熟識。我留意到數名年老家庭成員的死亡，但我卻預料不到有那麼多的兒童夭折。當我認出我的「朋友」其中一名子女的名字，我的眼睛充滿了同情的淚水，這名小孩三歲夭折。我翻到另一頁，發現八日之後她第二名六歲子女的死亡紀錄，我的心忐忑不安，灑下熱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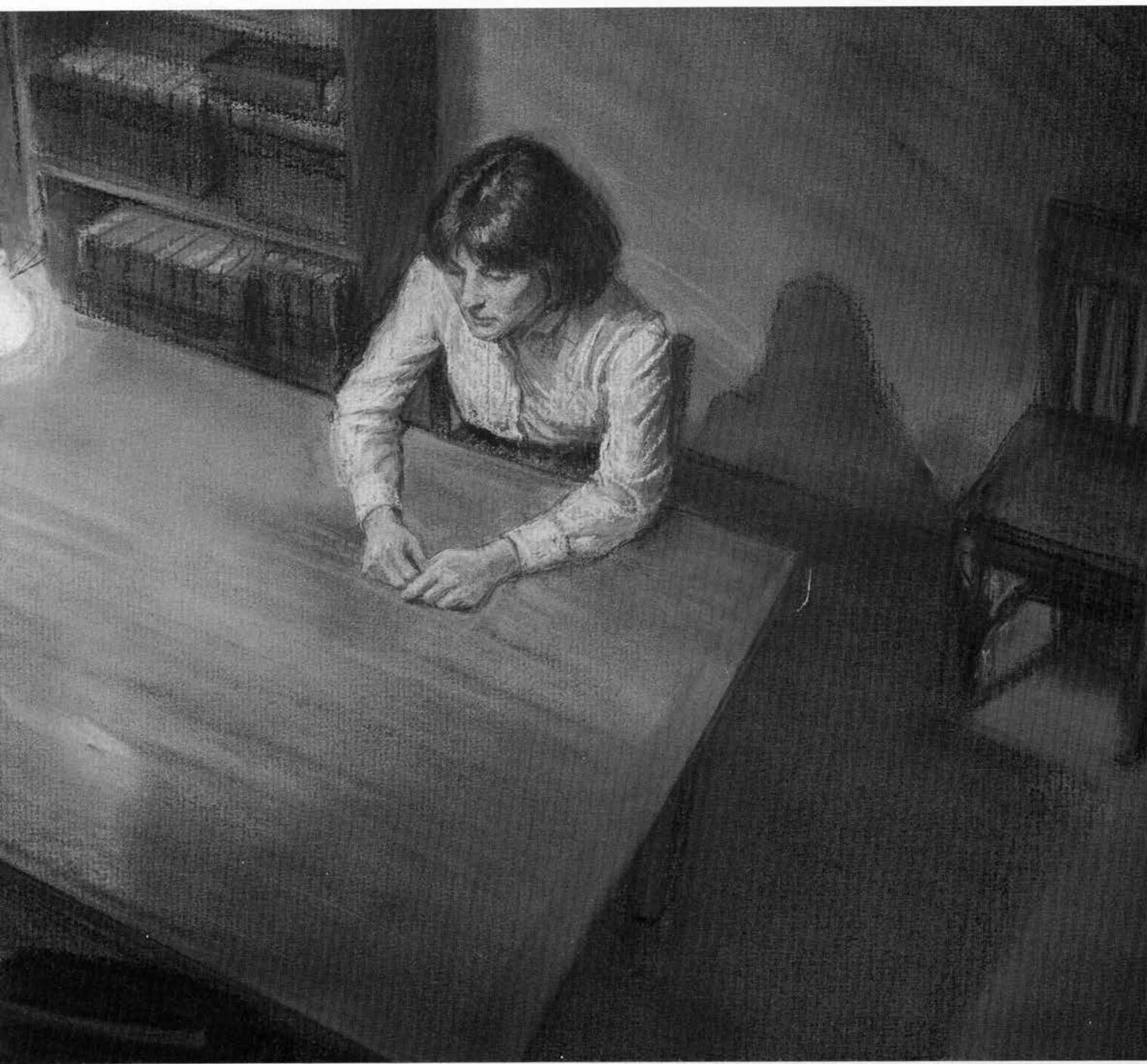
我再次想到自己的小兒女，他們亦有着同樣的年紀——我想到他們的小身軀依偎在我的腿上的感覺，又想到他們在屋裏的笑聲和聲音。離開自己的兒女那麼遠，更易引起發起我的憐憫，我繼續飲泣，每翻



開一頁便倍感同情。

但當我發現六個月後她丈夫的死亡時，我激動得無法繼續寫下去，甚至喬治也注意到我在哭泣。「我不明白為什麼她要經歷這些事情，」我對他說，「這似乎並不公平。」

然後我突然真正瞭解一些我一生時常聽到和說過的句子的真締。「親愛的朋友，」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我在這裏。你的苦痛並不是



沒由來的；我能夠為你做一點事。感謝一位慈愛的救主和神的聖殿，我可以幫助你得回你的丈夫和兒女。現在他們可以永遠屬於你們，就像我的一樣。」

淚珠繼續流落我的面上，但這是歡欣平安的淚水，是對聖殿和家庭以及有機會能夠効力的歉卑感激。

自從由西班牙回來後，我對前往聖殿有了更深的體會。當我檢查扣在我的衣袖上的人名時，我感到

一九八五年八／九月份

對這位婦人有一種敬意。她要應付物質的剝奪和臨近的死亡，這些都是我從沒有經歷過的。雖然我無法和她分享我的熱水或洗頭水，或那些我漠不關心，子女有病時所給他們的藥物，但我能夠和她分享我最重視的，就是福音的祝福。 ■

魯甘希碧基是四名子女的母親，在加尼福利亞州域菲西自己的支會內擔任兒童會的在職領袖。

我突然真正瞭解聖殿工作，我想：「我可以幫助你得回你的丈夫和兒女。現在他們可以永遠屬於你。」

隱藏的寶藏

白朗羅妮安

似乎每班學生中都有古怪的成員，我的福音進修班亦不例外。有一個男孩在每方面都完全符合失敗者這個字眼。最低限度看來是這樣。

他很瘦，油膩的黑髮直梳，將眼睛擋住，好像他要從這個世界隱沒起來。我嘲笑地把他比作一隻鴕鳥，把頭埋在砂裏，使別人看不見牠。他經常坐在課室後面，從不自動參與任何討論。他沒有朋友，亦不會和別人交談。我愧於這樣說，但我認為他一無是處，我知道很多其他學生也有同感。當他贏得經文追捕第一名時，我十分訝異。我自鳴得意地想，這祇是由於他有更多

時間研讀，因為他沒有參與其他事情。那晚我們的福音進修班結業聯歡會證明我對他的看法是多麼的錯誤。

該晚的情景不知不覺地一直深印在我的腦海中。我很早便抵達教堂——這本是一項奇蹟——我發現他早已在那裏。再次我認為他之所以準時是因為他無所事事。我不以為意地和他打個招呼，然後趕快幫助其他「較友善」的學生安排坐位



。不然的話，如果我設法和他引起話題我知道他會作出怎樣的反應。最先，他會把頭低下來，低至他的眼睛老是盯着他那雙煩躁不安的腳。他一對顫動的手會緊張地搖動他的車匙，露出他多麼不自然的感覺。每當我走近他時，他都會緊張起來。所以我本能地，決定避免那種困窘的經驗。

聯歡會開始的時候到了。當我看見老師窺看會堂時，我正在盡法

將其他學生組織起來。老師的臉上露出了一個非常得意的微笑，好像礦工發掘到金礦的表情一樣。實際上一個收藏起來的寶藏終於被人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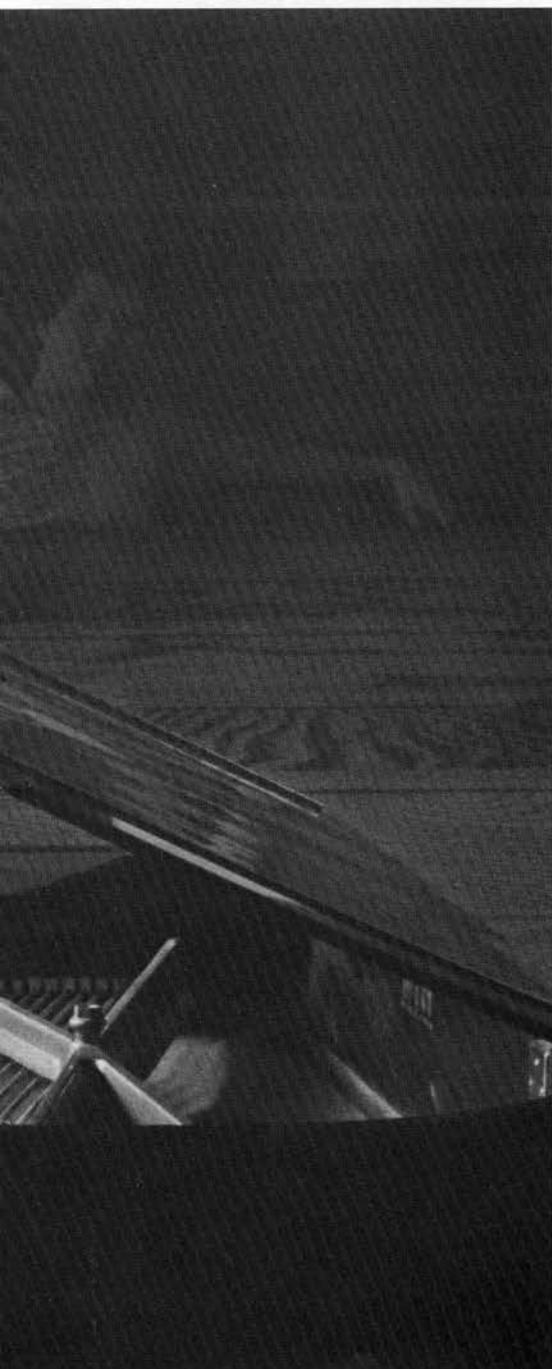
會堂門口傳出來的悠美音樂——不僅是音符而是感情。彈奏音樂的人擁着傑出音樂能力的祝福。我向會堂內望，期待會見到一個練習表演的成人。可是我卻驚訝那位鋼琴演奏者竟然是那個我認為他身無一長的文靜男孩。全班學生在他的演奏下魚貫地進入會堂，他繼續用記憶來演奏巴哈，貝多芬，還有其他音樂大師的音樂。痛苦地，我的良知使我記起自己以往給他的妄斷。我曾一度宣稱他是一個一無是處的人，祇因為他與我不同。我覺得自己比他超凡。多麼大的一個笑話！我謙卑地認識到他必定有我根本無法與他相比的天才。認為他一無是處是一個多麼大的錯誤。

有人咳起來。他立即向下匆匆一瞥，看見我們好像一羣被他捉到探手在他的餅乾瓶裏的孩子一樣。我們未得到他的准許便被他的音樂款待所吸引。他立即滿面通紅，非如我所料的惱怒，而是困窘。他把鋼琴蓋上，然後慢慢離開台上。當他從會堂中之走廊步出會堂時，讚美之聲四起。他含糊地說了一些謙虛的多謝，然後仍然紅着臉，不希望我們對他多加注意。

福音班的聯歡會進展得非常成功，每個人都有說有笑，玩得瘋狂（我應該說是玩得正常）。除了我之外，每個人都是這樣。不知何故，這件小事使我有極大的轉變。

撒母耳記上十六章七節中說明神祇看一個人的内心而不是外表，我們也應該這樣做。我們需要探求一個人表面之內的真實價值。人們常說：「不可以書面來衡量一本書。」我艱苦地學習到這句話仍然真實。因此下次當你開始認為一個人是一無是處，或是孤僻的話，記住要往裏面看——因為那裏收藏着無盡的寶藏。 ■

我以為福音進修班的纖瘦男孩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失敗者——一個一無是處的人——可是我忘記主祇看一個人的内心而不是外表。



致力獲取見證

李高但理士

我在教會長大。我的教師和領袖大都辛勤和有效地設法把福音的愛好，原則的知識，特別是見證灌輸給我。這個見證，好像斯密斐亭約瑟會長所稱「是聖靈以樂觀和使人信服的態度對靈魂講話」（福音問題解答，小斯密斐亭約瑟撰選，共五冊，鹽湖城：德撒律圖書公司，1979年，3：28）。我在年青時，常記起幾位老師和爐邊聚會的講道者如何給了我一個獲取見證的大綱。大綱似乎很容易，所以我決定跟隨。

幾節最常被人引用的經文是摩羅乃書10：4—5，解釋了如何得到一個對摩門經的見證：「當你們蒙得這些時，我勸告你們要奉基督的名求問神，那位永恆之父，這些是否真實的；如果你們用真心誠意來求問，有着對基督的信心，他必藉着聖靈的力量，對你們顯明這些事情的真實性。藉着聖靈的力量，你們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實性。」

一些人教導我如何得到祈禱答覆，並且提出斯密約瑟和考德里奧利佛繙譯摩門經的經驗。考德里奧利佛在繙譯時遇到了困難，主指示他先在心中加以研究，然後求問主那是否對的。假如那是對的，他的心胸會有一種燃燒的感覺，如果那

是不對的，他將會「思想恍惚」，使他把錯誤的事情忘掉（教約9：7—9）。

身為一個高中生，我決定跟隨這個方法去做，設法獲取我對福音的見證。我希望知道福音是真實的，所以細心閱讀摩門經，又一面將經文畫線，在值得紀念的章節畫註。當我這樣做完之後，我極渴能夠得到摩羅乃的應許。我跪下來祈禱，極力想知道這本書是否真實的。雖然有好幾個星期我斷斷續續地用自以為是「真心誠意」的決心來祈禱，可是卻不能識辨答覆。當我的朋友在禁食見證聚會中講出他們的見證時，我的雙親由於我沒有這樣做而感到失望。我告訴他們我正在努力中，不過還未得到一個見證。我不能夠作出不誠實的見證。我既憂慮又疑惑是否做了錯事。或者生活不配稱而得不到主的答覆、祈禱方式有錯、當有答覆時，我不懂得去識辨。

這樣的祈禱和研讀持續了兩年的時間，其中我第二次重讀摩門經，之後我的主教邀請我去傳道。我一方面感到高興，因為我時常都有此願望，而另一方面憂慮我尚未得到一個見證，如何能夠使人信服，沒有說服力的話。我的兄長亦在同一時間傳道，雖然我的父母入息低微，生活儉樸，但他們仍保證在經濟上支持我們。

當支聯會會長接見我時，使我驚訝的是他建議我留待家中直至我的長兄傳道回來——這樣可以減輕

我一直時常想去傳道，但是我十分憂慮；我怎可以和別人分享一個我沒有的見證？

父母的經濟負擔。極度失望之餘，我回到家中把這個傷心的消息告知父親，一個沉默和說話溫文的他聽後也為之苦惱。他強烈地表達出他隱藏着的感情，認為我應該同時間和兄長一起去傳道，他知道主會幫助我們應付經濟上的問題。他穿上大衣，聲明現在就去和主教談論這件事情。「你會去傳道——現在就去！」我從未見過他這般肯定的語氣。在他離去前，我們全家人跪下禱告。我的父親道出了一個簡短的祈禱，表示我們對祝福的感激，又請求主在他和支聯會會長的會談中幫助他，幫助他的兒子準備自己去傳道。

當我用信心聆聽那個禱告，並且盡量瞻望前境時，我深受聖靈感動，就在此刻，我得到了福音真實性的見證。內心充滿了快樂和興奮的感覺，好像說父親這次的小任命必會成功，結果真的如此。而我亦絕對知道自己可以去傳道（我後來的確去了紐西蘭傳道），能夠誠實和肯定地向任何聆聽我的人見證。這是一次極之滿足的經驗。我以往擔心自己是一個沒見證的傳教士的憂慮一掃而空。主答覆了我的祈禱——雖然是以一種我意料不到的方式

式。至於我的雙親——他們成功地支持了兩個兒子各兩年的傳道，並且在經濟上比以前更富裕。

我一直設法分析為什麼我要這麼久才得到見證。可能主希望把傳道召喚和見證連同在一起發給我，增加我對天父和地上父母的信心——又或許較早時我沒有識辨到主嘗試伸手給我。我沒有期待自己會看見一個好像斯密約瑟的見證，但從前我亦不知道甚麼是「心胸的燃燒」。

主告訴斯密約瑟祂在僕人軟弱時對他們說話，「並採用他們的語言方式，好使他們能夠懂得。」（教約1：24）每個人對他們的靈性經驗都有不同的感受和描述。或者我當時需要學習主如何對我講話，以及學習識辨我所得到的答覆，但我現已知道了。當我祈求答覆時，我運用年輕時別人教導我的公式，先在內心加以研究，使我所想的是一個合理的決定，然後求問主這是否對的。如果我感到受鼓舞的程度增加，便相信我的決定得到了主的同意。而禁食沒有食物的情況，有助於提醒我求問的目的。如果我的決定是錯的，我便會感到混亂和消沉——最後明白到自己正處於「思想恍惚」的狀態。

我深信主會答覆我們的禱告，但我們要時常和祂溝通，使我們能夠辨認祂回答我們的方式，要去認識祂。一旦祈禱得到答覆，我們獲得聖靈的見證和那種溫暖的保證後，便會明白與神的溝通如何發生。

斯密F.約瑟會長描述他的靈魂深被聖靈感動，以至他全身從頭到腳也可以感受到。「神向我顯明聖靈，使我內心的疑慮一掃而空，而我亦好像在中午接受太陽照耀一樣接受聖靈。」

鄧樂倫長老，七十員第一定額組的成員說：「聖靈到來的時候未必好像是閃光一樣（我不知道主如何與你溝通），但極可能是一種保證，一種在你心中的感受，一種日復一日，真實怡然，安靜地臨到你身上的重新確定，直至你清楚你經已知道了答覆。我要對你說一件事情——你不會一瞬間便獲得神的事物的知識。」

對一些人來說，他們的見證會來得比一些人較為容易。至於我，則要付出很多努力——研讀，思想，祈禱，禁食——直到得到答覆為止。對於以諾先知來說，這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日以繼夜祈禱，心瘁交戰，直至他「對主的信心開始堅定不移」。他得到的答覆是主用聲音告訴他，他的罪已經得赦，由於他的信心，主會照着他的願望答應他（以諾斯書1：5，11—12）。一旦得到見證後，我們要繼續通過研讀，祈禱，教會活動，加上基督般的生活來充實。李海樂會長說，見證是「脆弱的，像月光一樣難於握住。這是你一生中每日必須重新捉住的東西。」（「Directs Church； Led by the Spirit」，教會新聞，1972年7月15日，第4頁）這種努力是值得的。 ■

恩，米亞長老

米亞利安納

當我和同伴發狂地踏着自行車趕回寓所以免遲到時，傍晚的清涼空氣使我的面頰非常舒暢。五月天是德克薩斯州的典型氣候，炎熱而潮濕，所以晚間的涼風是一種享受。

我開始想及我們在柏安士非所得到的成功。一家五口的家庭在上個月洗禮，這個月另一個有五名成員的家庭亦會洗禮。突然間那種溫暖，熟識和受歡迎的感受臨到我的身上，使我不禁向後望。穿過一些樹木我看見一排離路不遠的房舍——我從未有留意到的房舍！

抵達寓所後我對同伴麥漢長老說，早上我們前往那些房舍那裏探訪。跟着我們擬定了第二天的活動，然後上床。我興奮得難以入睡，當日我們曾挑戰一個家庭洗禮，他們接受了，如今主似乎又有更多的人要我們去教導。

那個早上來得並不太快。洗過澡，吃過早點和研讀完經文後，我們便向前一晚留意到的房舍出發。我們很容易看到，為甚麼以往沒有留意到。就在此時發現荒蕪園子中草叢和矮樹林之間是一條路。實際上倒像一條小巷，但崎嶇難走，我們的自行車也難以駛過。

沿路有七幢房子，我們先從第一間着手，然後順次到最後一間。對了，這幢房屋是第六號。我們敲門，一個婦人應門。她的面容發出熱情，仁慈和藹的光彩。我們自我介紹，並且要說一個關於主的簡要訊息。她邀請我們進入一所細小，兩屋的房子裏面。

當我們進入大廳時，約有五名

兩歲至十一歲的兒童向我們打招呼。我們向他們講話時他們都咯咯的笑。我們告訴她希望孩子的父親在家時再來探訪他們，她邀請我們當晚再來。

當日在空閒時間我都思想應怎樣教導這個家庭。我們知道在主的幫助和同意下，我們將會幫助這個家庭成為教友。

就在我週旋於敲門和用膳之間，一種害怕的感覺臨到我的身上。什一奉獻！想起那個當日早上較早時曾探訪的家庭，我懷疑他們會否接受什一奉獻的原則。我想到那個一家七口的家庭和他們的家，很明顯，他們祇有一些最起碼的必需品。廚房祇有一張檯和一些長櫈。另外的一間房，亦祇是用一張簾幕來分隔成兩半，既是睡房，也是廳堂。這間房的唯一家具是一張櫈和一張破舊的長沙發。這個家庭怎樣能夠做什一奉獻的預算？

付交誠實的什一奉獻似乎對一些以往我們所教的人來說是一件難題，所以我整天憂慮。我默默祈求這個家庭會在我們未教導什一奉獻之前有一個強烈的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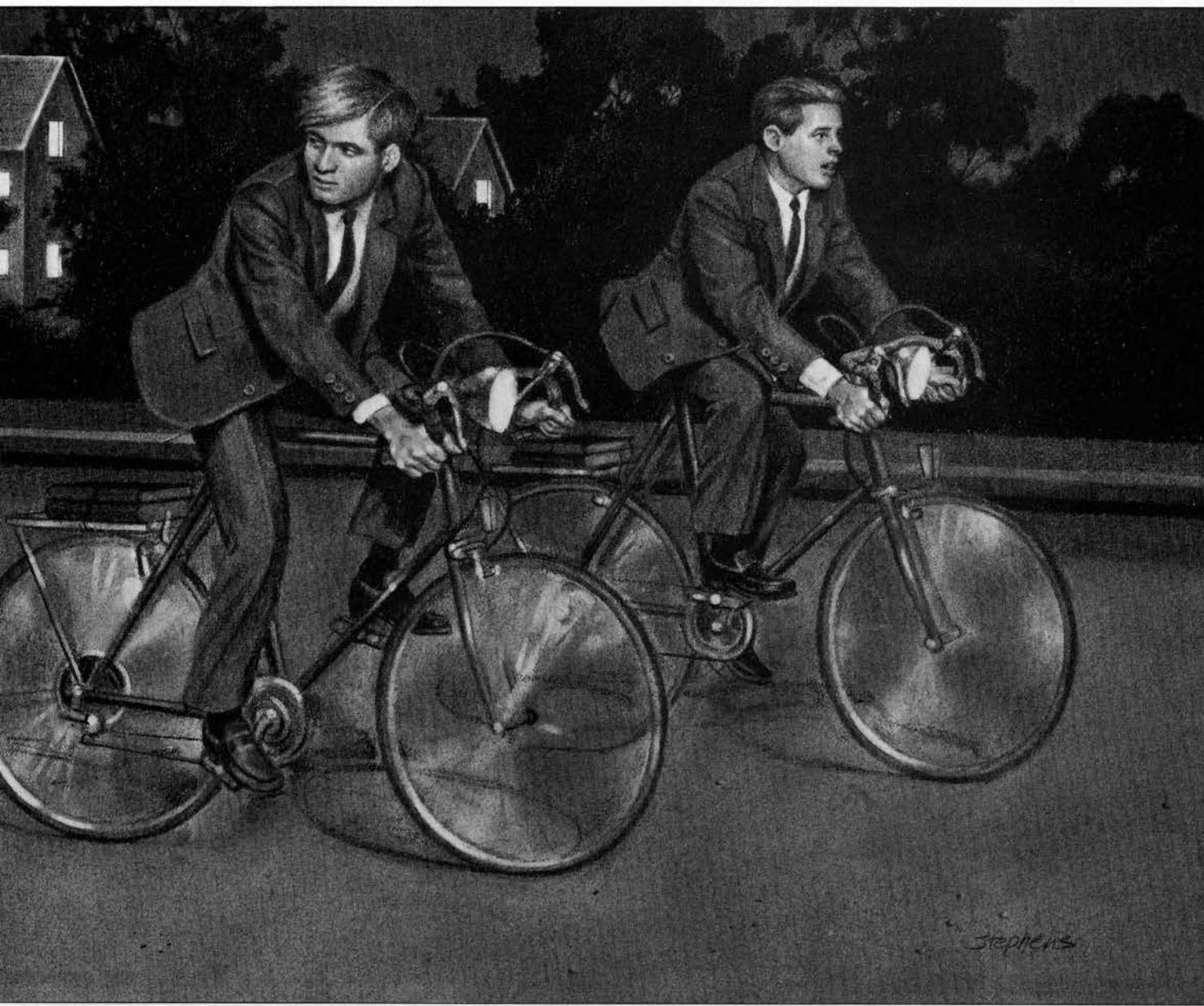
當我們乘自行車回到那幢房子，會見那位父親，開始教導他的家庭時，傍晚涼快的空氣再次使我的臉非常舒暢。那位父親盡可能抱着他的子女，其餘的則擠在靠近的地方。就在我們探訪他們，向他們解釋主的真實教會的信息時，我們有一種熟識溫暖的感覺。

簡短的祈禱後，我們先開始放影「人類尋求快樂」的幻燈帶。這會保持孩子們的興趣，而父母亦似



乎時常喜歡。影到離開前生的部份，我瞥視這位母親，隱約見她的眼中帶淚。我忍不住在有關死亡和我們的靈會回到所愛的人那裏之部份，再次望向她。真的，這次非常清楚。這位可愛的母親的眼睛和臉上都有淚水。

幻燈帶結束時這位母親仍在拭淚，因此我迅速見證幻燈帶教導的概念的真實性，又見證耶穌基督的福音的真實性。之後我們繼續餘下來的討論。他們接受得很好，非常好的。預約了第二晚見面的時間後，我們作出禱告便踏上歸途。



我留意到門前沒車輛，於是又一次奇怪他們怎能接受什一奉獻的原則。

抵達寓所後，麥漢長老和我跪下來禱告。我們祈求天父祝福這個家庭，使他們有一個堅強的見證，並且提供一條道路給他們，使他們可以遵守誠命。

上床之前，我跪下來做了一個比平時較長的個人禱告。到時，我們應怎樣介紹什一奉獻的誠命，使聖靈用見證打動他們，使他們有決心遵守這條誠命。

這個家庭進展得很好。每個課

一九八五年八／九月份

程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個靈性經驗。教友探訪他們又帶他們返教會。最後我們挑戰他們洗禮，他們接受了。

下一步便是教導關於誠命的課程。我聰明地作出安排使我的同伴到時會介紹什一奉獻的概念。對了，我會先介紹第一個概念，然後由他介紹第二個概念，也即是什一奉獻。之後我會介紹第三個概念，如此類推。這樣我便無須叫這個家庭遵守什一奉獻的律法，猜測他們的答覆。

那個時刻來得太早。當晚我們

我祈求這個家庭會在我們教導他們什一奉獻前有一個強烈的見證，對一些人來說，什一奉獻是一個難題。



那家庭從正門步入並解釋說他們是徒步前來。

入屋待一切就緒後，我便開始討論第一個概念。還未講完兩句話，那位父親熱切地問了一個問題，我的同伴回答完他之後，跟着介紹我的概念！他講完後，便輪到我講什一奉獻的概念！我盡快做了一個默禱，然後有信心地繼續討論。

我解釋什一的意思，及如何在古代和今日都是一條誠命。之後到了我最憂懼的部份——叫這個家庭遵守什一律法。這位善良的兄弟回答我，但是我太憂心所以沒有聽到他的答覆。我匆匆地繼續講說這項概念，然後明白到他的答覆是他會這樣做！那時我正到了要重複這個問題的部份，於是我滿懷信心地再問：「你會不會遵守什一奉獻？」再次他的答覆是會。我含着淚見證這是一條真實的誠命，隨之而來的

是很多的祝福。

跟着的星期日，這個家庭將會洗禮的前一星期，我熱切地渴望建見他們。到了主日學開始時他們還未到。我四處不見他們。心想，可能他們決定無論如何他們也不能夠遵守這些誠命。我奇怪問題是否和什一奉獻有關。

就在聖餐剛要開始之前，這個家庭從前門走進來。我趕快去歡迎他們，肯定當時我面上掛着的是一個極之燦爛的微笑。他們解釋他們徒步來，我想最少有六公里遠，這位父親還要手抱着兩個小的。

我們坐下來剛好準時開會，我一心祇想着這個家庭。對我來說，他們是一個多麼大的榜樣。雖然我祇認識他們三個星期，但已經很愛他們。

聖餐後那位母親拉我走到一旁：「嗯，米亞長老，是十塊錢。我的丈夫每隔兩個星期便收薪一次，我們想現在便開始交什一奉獻。」我站在那裏像永恆般的長久，專視着這位母親，那麼誠懇謙虛。我望着這十塊錢。她的丈夫每一個月賺二百元，但他們願意遵守什一奉獻的律法。一個多麼忠信的家庭。

我猜想我猶豫得太久，因為那位母親說：「是否不夠？」我迅速把頭轉開，淚水開始充滿我的眼睛。我找到主教團的第二副會長，請他向這位好姊妹解釋如何填寫什一奉獻便條。

當他向她解釋填寫的過程時，我溜到一間空房內，強忍住我的眼淚。但是「嗯，米亞長老」不斷迴響在我的耳邊。我感謝天父給我這個偉大的機會，以及祂賜給這個家庭的見證。

在跟着的一個星期這個家庭接受了洗禮。

雖然現在我已傳道期滿回家，繼續我的生活，但我仍然想起這個美好的家庭，還有他們教導給我們有關什一奉獻的偉大課程。每次當我交什一奉獻時，我仍然能夠聽到那位美好姊妹的說話：「嗯，米亞長老。是否足夠？」

佑夕

太司李察

安

德生長老和我細意視察兩幢公寓的背面，看看有沒有空窗。陽臺上的晾衣竿掛着很多衣物。連陽臺的鐵欄都掛滿了futon，色彩艷麗的地墊和棉被，一些婦女用竹來敲打。我們不禁氣餒。才不過是早上十時三十分，我們已經很沮喪。

「唉，今天是最後一天了，」我的同伴說。

「我肯定我們一定可以找到一個地方。」

我們曾經非常肯定，可是今天已是星期五，新傳教士明天便會抵步。數量多得連傳道部也要多開三個分會，其中一個是在佑夕這裏。我們要在今日為新的傳教士找到一間寓所。」

安德生長老指着一個小型水果攤檔。「太司長老，我得請你吃些水果，你想得太多了。」他有灰藍色的眼睛，金褐色的雀斑和頭髮。

「你說得對。讓我們用蘋果梨來預先慶祝我們會找到一間寓所。今天找到了地方後，我會請你到多得先生甜圈餅店吃有巴維利亞奶油和蘿莓的甜餅。」

「你現在終於講話了！甜圈餅正可以使我忘記腳上的水泡呢！」

我們揀了那種薄皮，淺黃色的蘋果梨，咬起來既爽脆又多汁。我們在一些舊木屋之間找到了一個小公園。在街上吃東西是不禮貌的，在公園內則較為可以接受。

四個未入學的小童停止了嬉戲凝視着這些外國人。他們的母親叫他們不要定睛望人，設法令他們轉開去。「Ii desu yo」（沒問題），我們向他們保證。然後，安德生長老用有力的雙手和腕力把兩個nashi各撕開為二，送給那些驚訝的小孩。我們自我介紹。「Tice Choro to moshimasu」（我的名字

是太司長老）。

「Anderson Choro desu」（我是安德生長老）。

我把我的 Sofuto Tacchi 紙巾遞給安德生長老抹手。有幾個婦人咯咯在笑。我們把名片交給他們，又抄下了她們的地址，然後熱烈鞠躬離去。

轉彎時安德生長老說：「我們從早上八時三十分起便四出找地方直到晚上九時！誰會料到找一間寓所需要這麼多的時間？」

「已經兩個半星期了。我們要叫那些傳教士一安頓好後便回到這附近傳教，但願我們也可以到這裏傳道。」

「對，我很喜歡這個城市。」

幾小時後，我們重回那條主路，該處的房屋比較少，主路變成了一條公路。

「太司長老，我們又回到這裏來了。現在應該怎麼辦？」

對面街的路牌慢慢在朦朧的夜晚中消失。有幾輛汽車高速駛過。

「看來這條路不會領我們到城裏。」我感到躊躇。

「七點了。」他點頭。「距離我們那班火車祇有兩小時。」他沒有動，然後再次點頭。我得想個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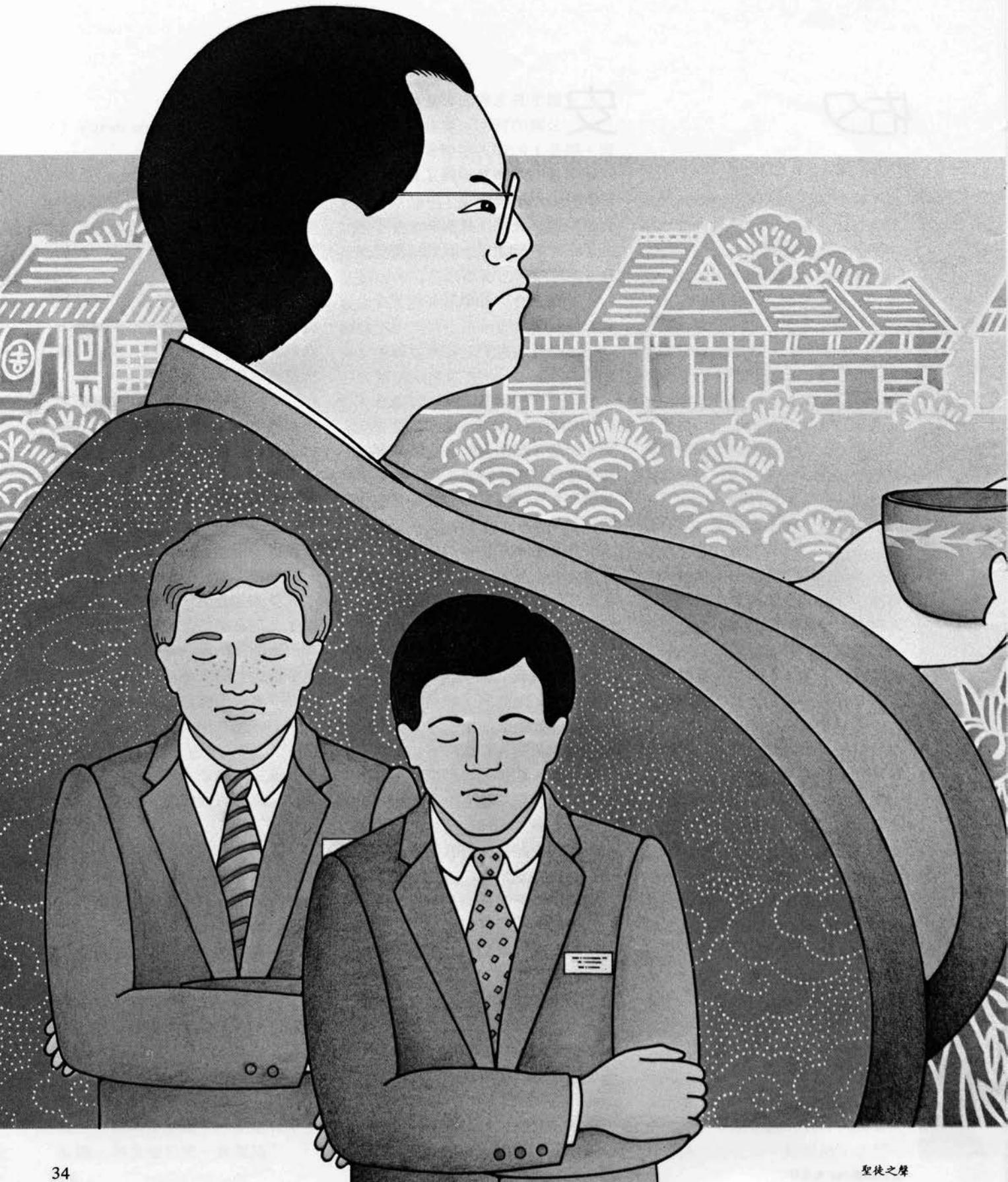
走過了那些房舍後開始是一片片的禾田。米稈很壯大，傍晚使農田昏暗下來。那些稻穗的週圍有一層綠色的光澤。我突然間微笑。「你有沒有試過從稻稈中吃米粒？」

「是不是很硬的？」

「是啊。把它們剝開是最有趣的部份。」我摘了六粒穀，將三粒給他。「我這樣做只做過一次。我不想吃光他們的米。」

我的同伴開始微笑。「你可能是全日本唯一一個吃生米的人。」

「試試看。你可能是第二個這





樣做的人。」

我們刮開週圍緊貼着的綠色外殼，直到看到米粒為止。安德生長老把一粒放進口裏然後用力咬。碎了，吞下肚。「你是否覺得這樣很有趣？」他問。

「當然是，」我回答。

在街燈之下，我們週圍的農作物顯得很明亮。我們注視了好一回兒。「我們應否來一次祈禱？」我建議。

「好，我認為我們應該這樣做。」

我指着一條離我們有幾座建築物遠的小巷。除了一間細小的雜貨店仍然開門外，所有大街上的店鋪都上了門。「讓我們到那裏去，看來那裏不會有人騷擾。」我們橫過街道，溜進了那條小巷。「安德生長老，你可否做這個祈禱？」

「太司長老，我會樂於這樣做。」我們面對面把頭低下。

「我們仁慈親愛的天父，你知道我們需要你。你差遣我們來到這個沒有福音的地方。我們曾多次請求你幫助我們找到一間寓所。我們需要你的幫助。這個城市的人民也需要你的幫助。除了你之外沒有其他方法能幫助我們於今晚找到寓所。請引領我們。我們懇求這種幫助是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我們覺得心情輕快。我們伸出右手，手心向下，安德生長老的手在我的上面，然後向上拋，衷心地說了一句「Yoshi！」（沒問題！）

我說：「隔幾座大廈處有一個地產代理人。我們較早前曾經經過此地，可是事務所已經關上門了。」我們開始向那間事務所跑去。

這條街道不再了無人跡。人們在家門外閒談，享受清涼的夜晚。我們抵達那間地產公司的辦公室時，仍然上了舖。我大力敲門。一旁

有兩個星期了，我們一直都找不到一間寓所給新的傳教士——然後我們遇到了持田先生。



有一條位於這座建築物和鄰近木屋之間的狹窄通道。大約九十米遠的地方，一個瘦長的中年人將一個高爾夫球放進一個杯裏面，一下失手，球便向我們滾來。

我趕忙把球拾起，然後交給他。「Arigato」（多謝），他說。他一定以為我是日本人，因為當我說「Do itashimashite」（不用客氣）時，他的眼睛睜得很大。當安德生長老出現時，眼睛睜得更大。

「Hee. Gaijin desu ka？」那個人問。Gaijin是gaikokujin的正式簡稱，指外國人。我們點頭。

我們問他是否認識地產店鋪的主人。

「那是我的辦公室，」他說，將食指指向他的鼻子。「我今天休假。」

「我們很高興找到你，」安德生長老說。

那個地產代理人吃驚的倒退了一步。他的高爾夫球掉了落地。「你也講日文？」

「對，我會。」

「Hee. 你們兩個也講得很好。你們是美國人嗎？」

「我們是從加尼福利亞州來的，」我回答。

「呀，加尼福利亞。溫暖的陽光和燈。總有一日我會探遊三藩市。」他走到前門把門鎖開了。「請

入內。」然後他拉出了一些椅子，在小型的冰箱內取了一瓶Karupisu和酸奶飲品，又把三個倒放在毛巾上的水杯轉正。他把一些濃縮飲料倒進杯裏，再加清水。「對不起我沒有任何sake」（米酒）。

「不用介意。我們不飲任何sake或酒精，」我說。

「那很好！我——飲得太多，面便會轉得熾紅。」他拿飲品給我們。「多麼有為的年青人，」他稱道，「我們可否自我介紹？Mochida Ryusuke desu」（我是持田羽勝高）。

「Hajimemashite, Mochida-san. Tice Choro desu」（你好嗎，持田先生，我是太司長老。）

「Hajimemashite. Anderson Choro desu」（你好嗎。我是安德生長老。）我們是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的教友。」

我們熱烈地握手。「或者你可以幫助我們，」我開始了話題，「我們需要為四位男傳教士找一間寓所。最低限度要有兩間六jo大的房間，一個四個半jo大的廚房，還要有一個沖廁。」Jo是等於一張草織地墊的面積。

「Yoshi，大寓所，我祇有幾間。讓我拿出一些藍圖。我有一間全新的，內有兩間八jo大的房間——七十五萬日圓定金，月租三萬五千日圓。非常理想的價錢。」他向書桌走去。

「問題是我們最高祇可以出定金五十萬日圓，和月租二萬八千日圓。」

他掉頭望向我們。「沒可能。大阪不會有這樣的價錢。那類面積的舊單位也要去到六十萬日圓。他坐在他的書桌上搖頭。「你不能夠付任何較高的價錢嗎？」

「傳道部定下了所有租寓所的標準。」

「我們一直花了兩個多星期時間在佑夕找地方，」安德生長老說。我們滿懷希望地望着持田先生。

「Saa。對，我可以打電話給一個朋友，他擁有全佑夕最大的地產代理。如果他沒有一個適合你們的地方，那就是沒有了。」他拿起聽筒打電話。「Moshi moshi（喂）。Okusan desu ka？（是夫人嗎？）Ryusuke desu。（我是羽勝高。）Ee。Imasu ka？Hai。（對。他在嗎？是。）他向上望。「他在家——」卻被對方的說話打斷。「Hai。是，是生意。Ano，我有裏面兩個美國人。他們正想找一間寓所：兩個六jo大的房間，有廚房和沖廁。對，我有，但價錢是問題。定金五十萬，租金二萬八千……你有——可是他們講日文……喚？……那麼，你和他們談談。不用擔心。」他用動作示意叫我們快來。「他有一個地方，但他不想把它租給你們。」他把聽筒遞給我。

「Moshi moshi（喂），是我唯一所想到的說話。

「Moshi moshi。你會講日本？」聽來像是疑問多於是一個問題。

「一點點。我在日本已經有一年零九個月了。」

「你說得不錯。你是否在美國研究了日文很久？」

「不是。在夏威夷學了兩個月，其餘是在日本學的。」

「你讀那一間學校？」

「我沒念書。我是傳教士，耶穌基督——」

「基督教會，呀？啊，我不想使你失望。我現在想和羽勝高先生談談。」

我擡頭望，不禁迷惑。「他想和你講話。」

持田先生接過耳筒。「Moshi moshi。Ee。你為何不——你不妨和他們一見……你從前沒有遇過？」

一九八五年八／九月份

那麼？……我會帶他們到那裏。祇是打個招呼。」他掛上電話然後聳聳肩。「他真的非常友善。好了，我們可以起行嗎？」

這間蓋了藍瓷磚的辦公室是新的，前面差不多全是玻璃。Mochida先生從他的車內出來，我們拉身離開那擠逼的後座。我們的朋友將門稍為打開。「Gomen kudasai. Mairimashita yo」（對不起）。

「Dozo, dozo, ohairi kudasai」（請直接入內）。一個穿着紫和藍色棉質和服的纖瘦婦人從一旁的簾幕中出現，拿着一個盛有茶杯及一個茶壺的盤。她把盤放下，然後向我們曳足而行，到了genkan，或入門的通道才停止。持田先生將門大開。

之後她再次請我們內進，我們從genkan步行到有拖鞋供應的地方，便把我們的鞋留後。一個大概有168公分高的堅碩的男子從後門匆忙走入來。他怒目而視。安德生長老和我鞠躬並且介紹自己。

我們的主人迅速回報我們的鞠躬。「Seki Nijiro desu」（我是世木二哲郎）。他的妻子親切地微笑，然後慢慢鞠躬。他望着安德生長老。「你也講日文嗎？」

「是，我會講日文。我來了日本祇有一年，所以太司長老說得比我好。」

「你們穿套裝。我不會和你們談話如果你們進來時是長髮和穿牛仔褲。」

「我們全穿套裝和留短髮。這是傳道的規則，」安德生長老說。

「那麼，請坐。我們不如談談。」他和妻子在椅上就坐；我們和持田先生則坐在沙發上。

我首先開始。「在過去兩個半星期以來，我們一直每天想找到一間寓所。我們明天便需要找到一個地方。你有沒——」

「我的寓所大廈是位於恬靜的地區中。專供新婚夫婦居住。他們照顧他們的寓所。四個年青學生——」

「傳教士，」我提醒他。

「Ee to……missionaries……我不能租給單身男子。他們的房間會很零亂，因為他們的母親不在，沒有人替他們收拾。新婚的夫婦比較盡責。」

「我們的傳道守則規定我們要打理寓所，」我說。

「每早由八點至八點半，我們都有房間檢查。」

「原來如此。可是你們的煙灰和煙頭仍然會留在四週。年青人——」

「啊，我們不吸煙。」

世木先生一時語急涎沫飛濺。持田先生驚奇地瞪視我們。

「不錯，」安德生長老說，「我們的教會有一條不准吸煙的誠命。這是十分損害健康。」

他們一起點頭。世木先生的妻子借着這個沉默的時候倒茶。

我結結巴巴地說：「對不起，是ocha嗎？」（茶）

「不是，這是mugicha（麥茶）。」Mugicha是用焗黑了的大麥粒製成的飲品。是日本人經常在夏天飲用的飲品。

「Yokatte！」（好！）我們如釋重負地說。我解釋：「我們不飲任何cha葉的飲品。我們亦不飲咖啡。這是我們的一些健康誠命。」

她的妻子倒好了飲品。「非常嚴格。可是不用憂慮，這是mugicha。」她把茶杯放在我們面前。飲品很熱，我無法用手指拿着杯的兩邊。

「綠茶對你們很有益。」很明顯世木先生已經回復過來，「但年青人仍然是不夠責任心的。我們根本無法知道你們回家的時間。我不能夠讓你們在午夜騷擾其他人，很

對不起。」

安德生長老回答說，「傳道規定我們晚上九時半便不准留在外面，所有傳教士十點半之前都要入睡。」

「我們每天要在六點半之前起床，」我自動提出。

「Maa（噢！）。是真的嗎？」世木先生不安地在他的椅上移動。「總之我不能租給你們。所有其他都是新婚家庭。你們會整天出入，開着收音機，干擾到其他人。」他突然站起來提高他的聲音。「那些丈夫都會外出，祇有做odusan（妻子）的在家——這不難想像！我不能容許不道德的行為！Okusan和未婚的男子！還有年輕的婦女！誰去阻止她們！我們根本無法找出——」

「請等一等！」我聲言。

安德生長老跳起，「我們是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的教友！你知道這是甚麼意思嗎？」

世木先生的表情嚴肅，她的妻子多加一些mugicha給他。他舉起茶杯大聲地喝了一口才坐下。

我靠前誠懇的望着他。「當我們成為教友後，我們向神許下一些重要的承諾。其中一項我們稱之為貞潔律法。我們在婚前保全貞潔，在婚後忠信不二。傳教士特別會設法遵守所有的誠命。我們相信這些誠命來自神。它們帶給我們快樂，使我們成為高尚和值得尊敬的人。我們亦許諾不在傳道的兩年期間和異性約會。除了傳教士外，任何人也不得留在我們的寓所內。」我的惱怒差不多除去後，我感到有點內疚。我向下望。「當然屋主例外……我非常歉意我們感到氣憤。」

世木先生揮動他的手，「不，不。沒問題。我們將會是朋友。」

安德生長老開始熱切地講話，

「我想我們會是好住客。每天早上我們都有福音研讀計畫。我們十時半離去，祇在用膳時候才回來。我們是不應收聽那些流行音樂的，而我們大部份也不喜歡古典音樂，所以不會嘈吵。」他把嘴咧得很大地笑。他善意的微笑使其他人也微笑。

「Saa，saa（現在來罷）。讓我們飲些sake。」

他的妻子開始站起來，但至今才破開沉默的持田先生打斷地說。

「他們也不飲sake。」

「那麼，啤酒罷。」啤酒在日本是極之流行的飲品。

「啊，他們也不喝啤酒。他們不飲酒精飲品。」他正在非常自我陶醉，又拍我們的背，「好夥子。或者我也應該停止喝酒。」

「你？到你戒酒那日我也會停止喝酒。」世木先生笑道。

「不錯，但我可以隨時少喝點。」

「你該這樣做。最低限度我不用憂慮那些高疊在門前的空啤酒罐。」他停止講話，然後站起來。「我們可否現在便看一看藍圖？」

「你的意思是？」——我難於相信我所聽到的。我用力眨眼想忍住我的眼淚。「非常多謝你。」我取出了手帕來抹眼睛。

「Ii to mo（沒問題）。我感到榮幸能夠把寓所租給你，我樂於這樣做。」

安德生長老站起來和世木先生握手。「我們非常感激。」之後我們開始哭起來。最後我將手帕借給我的同伴。

半小時後我們離開世木先生的辦公室，趕往乘搭我們的那班車。就在我們開始爬進持田先生的車廂時，安德生長老開始哼那首我們喜愛的收音機廣告調子——「多得先生」廣告歌。 ■

屋主說：「我不能租房子給單身男子，他們的母親不在，沒有人替他們收拾。」



最大目標——令父親歸信

奧頓珊伊莉沙伯

(本故事屬於真人真事，但姓名有所更改。)

成爲家裏唯一的教友或唯一活躍的教友是很困難的事。似乎支會中理想的家庭很多，他們有家人家庭晚會，祈禱，和研讀經文——全是你希望擁有的。然而，你卻單獨地坐在教會中，或和另一個家庭一起出席支會的聯歡會。你不是希望有別的家人，但你希望你的家人改變，因爲你愛他們，希望他

一九八五年八／九月份

們有永恒祝福：更以後不希望孤單一人坐在會衆中。但當他們拒絕你的請求時，你又覺得氣餒。有時你甚至爲自己難過。但你仍時常抱着有一日他們終會加入教會的。蘇西也抱着同樣的希望。

十六歲的蘇西是一個美麗和多才多藝的女孩，她美麗是因爲她充滿自信，多才多藝是由於她很有自

發性。她不是那種憂衷戚戚，誠惶誠恐地染指生活的女孩，反之她樂於硬碰生活，可能最初是焦頭爛額，但她仍不乏有一段好時光。自從她三年前洗禮後，蘇西將她的努力一心轉移到家裏：她希望父親洗禮。

「我知道如果父親洗禮，母親自會去教會。所以這是我最大的目標，」蘇西回憶說。「我那時心想我必然做得到，因爲我的父母喜歡我，所以我猜想他們會願意這樣做，」她滿懷信心地說。「我想盡了辦法，」她歉卑的繼續說。

「我用強迫的方法，但行不通。然後我設法使他們同情我。我對他們說我祇得自己一人獨自坐在教

堂裏，孤單地唱詩，而其他人則和他們的家人坐在一起。可是這番話仍然不能打動他們的心。」

雖然她有時覺得沮喪，但她不肯放棄。「當我學習更多有關傳教工作後，」她繼續說，「我嘗試用不同的方法：我邀請他們出席教會聚會。我在聖餐講道時，母親也會出席。有一次我在支聯會的教友大會獻詩，甚至為此而添了一件新衣，母親原想出席這個大會，可是卻病了，所以我去大會時滿以為我的雙親都不會出席。就在我們獻詩時，我望向教堂後部，看見父親從大門走進來。我很想哭，卻不能這樣做，因為我還要獻詩。」

「另一次父親和我一起出席父與女的聯誼會。當我們坐在那裏一起吃早餐時，我望着父親，有一個念頭來到，我知道有一天他會接受洗禮。就在那頓早餐中，我知道這件事，我渴望它的實現比之任何事情尤甚。」

但洗禮並不是一兩日間的事情，此時蘇西已學習到更多關於傳道的事情。「我知道單靠自己不能夠成功，」她承認。

一日她從學校步行回家時，看見兩輛自行車停泊在她居住的街道上，然後有兩位傳教士在叩某戶人家的門。傳教士以往曾經到訪過蘇西的家五次。通常他們到訪過一次後便不會再回來。可是蘇西並沒有消除她再次復燃的興奮心情，可能這次她的父親已經準備好。

「我當時希望傳教士不會進入他們正在叩門的那家人那裏。他們果真沒有進去，於是我把父親的情

形告訴他們。他們對我說那天早上他們曾祈禱關於他們應拍門的地方，之後他們被遣派到我所住的街道。我想天父定然知道我的父親已經準備好接受福音。無論其他人知道與否並不重要，因為主知道，這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情況並不是這樣的理想和容易。很多時蘇西都會非常沮喪，懷疑為甚麼進展得那麼慢。「之後我會記起自己準備接受洗禮的過程亦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我環顧四周獨自坐在教會中的年青人，他們的處境有些比我更差，但他們沒有氣餒。他們的榜樣幫助我停止替自己難過。

現在蘇西認識到她的榜樣非常重要，亦收獲到傳道工作的其中一項祝福——就是準備自己和獲得進步。

「我要好像父親一樣準備自己。我要做很多祈禱，一些禁食，甚至悔改。我認清傳道工作是愛和服務，就算有年幼的弟妹在場傾聽，你也會告訴父母你愛他們。我嘗試跟從傳教士的榜樣，對父親表示我對他的愛。」

在五個月內，傳教士探訪過蘇西的家七次。每次她都知道父親更加接近洗禮。

「一個四月的晚上，我去見主教，因為我有一個生日接見。之後父親來接我。」蘇西佻皮地說，「我躲藏在大堂後面，好使他進來找我。當他進入會堂後，他詢問可否和主教單獨會面。他在裏面逗留了大概三十分鐘，而我則在大堂入口處奇怪他們在談論些甚麼！」

「在回家路上，我極之渴望知道會面的內容。一會父親突然地：『蘇西，我想我快要洗禮。』我祇是坐在那裏，想哭，可是我知道我不應該這樣做，因為父親不喜歡我們太衝動。我祇是說：『啊，這真是太好了。』這是一些傻話，但當你知道最大目標能實現時，你還能夠講些甚麼說話？」

蘇西的父親在四月十四日洗禮

但蘇西明白到她的傳道工作尚未完成。「我仍然有時會不耐煩和沮喪，不過我終於明白到成為一個永恒家庭是一步步的過程。我必須了解我的父母。我盡了自己的本份。如果我靈性低落，我會在家中顯露出來，所以我設法做我應做的來保持堅強的靈性；當我這樣做時，我感到比較好些。」

蘇西學習了很多關於傳道的工作，大部份是從嘗試和錯誤中學得。她學習到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時間，作出不同的反應，強迫和同情都不會成功，真誠的服務比空口談論服務更加重要，聖靈必須感動那個人的生命，至於決心——蘇西並沒有缺少到；她繼續努力，雖然有時令她困窘，不安，甚至十分困難。

但蘇西繼續作出總括：「二十年前，我的父親絕對不想和教會有任何關係，但經過了探訪教師和傳教士多次的探訪，以及一個不會讓他孤立的兒女——我的父親現在是一位教友。」

當問及她現在的目標時，蘇西熱切地答覆，「家入家庭晚會，家庭祈禱，與家人在聖殿一起印證——是我現在的最大目標！」

確定的安慰

耶薛達若蓮

我和家人坐在愛達荷州波伊斯
一間醫院內父親的病房中焦
慮地等待。醫生尚未診斷出父親的
病症，但我們全都知道他的病情非
常嚴重。父親病了個多月後，母親
打電話叫哥哥域察從楊百翰大學回
家給父親一個祝福。我們試過從一
切醫學上的途徑幫助父親，這樣做
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我們全部聚集在一起，我在心
裏私自做了一個祈禱。我的一生從
未試過好像過往一個月那樣，跪下
來作過那麼多次禱告。我睡得很少
，身體覺得不太好，精神疲乏，更
時常不安。雖然我不知道父親所患
何病，但我有一種他不會久留的可
怖感覺。

幾分鐘後，域察將手按在父親
的頭上開始祝福。我們全都希望域
察會應許父親的健康能夠復元；但
域察一次也沒有作此應許。不過他
告訴父親，他和他的家人將會有平
安，而我們將會得到安慰。

我含着眼淚離開房間。哥哥基
夫駛車送我回家。回到睡房獨自沉

思。就在我坐在那裏的當兒，一種
美好的感覺臨到我的身上，使我知道
自己將會無恙。我仍然覺得父親
不會活得長久，但我卻有一種從未
感受過的欣慰感覺。

在跟着的一個星期中，醫生們
發現父親所患的是骨癌。我再次緊
張和害怕起來。跟着的幾個月就像
惡夢一樣。有些晚上，我直哭到自
己入睡為止，奇怪整件事情的苦痛
何時才會了結。

祝福後六個月，父親在病床上
逝世。他去世時我正在家中，哥哥
史狄芬在醫院打電話告知我父親的
逝世。我走到自己的房間開始哭起
來，但覺一遍空虛，其他的便無從
感受。

當我躺在床上想沒有了父親，
我的將來會是怎樣時，我開始覺得
自己受了欺侮。那時我祇有十四歲
，我認為我這麼早便要失掉父親似
乎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我有一種深
切的痛失感覺。

之後一種平靜安寧的感覺臨到
我的身上。這和我在父親接受祝福

我那時祇有十四歲，我認為我
這麼早便要失掉父親似乎並不
是一件公平的事。

之後所感受到的相似。隨着這種平
安而來的是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我感覺到父親的精神，我知道他的
愛仍然與我同在，將來也是一樣。
當晚我領略到雖然父親的軀體長辭
，但他的精神和愛永遠也不會離開
我。我知道父親不會永遠離我而去
。他的啟發和指引在我的一生中將
會與我在一起。

五年後的今天，我更加瞭解到
天父和我的父親給我的愛。我常感
到地上的父親和我很接近。他的精
神很多次都再三安慰我，使我知道
他並沒有捨我一人而去。





聖靈恩賜

史達頓愛麗絲

我穿着睡衣和睡袍跑到樓下。
「嗨，各位，我八歲了！」
我大聲叫。

「不錯。生日快樂，珍妮蓮，」母親說，她將我轉了一個圈，親我一親。

「似乎我永遠也不會轉八歲！」我聲稱。

七歲的大事就是準備八歲的來臨。有人時常對我說，從我新長出來的門牙可以看出我是七歲，多麼令人興奮，因為下次生日我便夠歲數接受洗禮。

如今已是我的下一次生日！我問：「我可否邀請仙蒂來觀看我洗

禮？媽，可以嗎？」仙蒂不是一個末世聖徒，但她喜歡和我一起去兒童會。

「當然可以。請她的父母也一起來，」母親回答說。

我匆忙地吃過了早餐，然後跑去仙蒂的家。她看見我前來便把網門打開。

「猜是甚麼？」我喘息，「我今晚洗禮，希望你和你的父母都會來。」

仙蒂和她的家人不單止出席我的洗禮，而且第二天還去教堂參觀我接受聖靈恩賜！

翌日，仙蒂來訪和我及我的姊



聖靈幫助我學習到當你知道你正在行義時的美妙感覺。

妹，基蒂和素娜玩洋娃娃。突然她問：「珍妮蓮，甚麼是聖靈？」

她的問題使我太驚奇，令我一時想不出怎樣回答。基蒂比我大兩歲，我望着她希望她可以幫我，可是她沒有把頭擡起。她祇是繼續替她的洋娃娃梳理頭髮。

我猜仙蒂以為我不明白她的問題，因此她再問：「昨天在教堂裏你的父親把手按在你的頭上說：『接受聖靈』。甚麼是聖靈？」

我正在忙於替我的洋娃娃繫上一頂小圓軟帽。這使我有一分鐘時間去想。對我來說，聖靈無疑已經存在，無須解釋。最後我說：「唔，聖靈恩賜真的非常好。」

「聖靈做些甚麼事情？」仙蒂問。

「是一個靈體，我們看不見祂。但祂幫助人們行義。」

「噢，」她說。

我很高興她不再多問。

她回家後，我坐在門廊。想到接受洗禮那天情景，那藍色瓷磚的洗禮池，我步下梯級時父親的手握着我的手。我們兩個穿起白衣時看來多麼神氣。父親把我浸下水時我

感到的颼颼水聲。又想到那個星期日。我穿上基蒂兩年前接受聖靈恩賜時所穿的綢緞衣服。不同的祇是那時她繫着一條紅色闊絲腰帶，黑髮上的是一條紅色絲帶。當日我則繫着一條藍色闊絲腰帶，頭髮上的是一條藍色絲帶。我想到父親賜聖靈恩賜給我時，我的叔伯和家庭教師與父親站在一起。之後他們向我微笑，與我握手。

當我想到仙蒂的問題時，我記起父親有一次說，我們受試探時所感到的防範警告是設法阻止我們犯錯的聖靈而來。那日，我極想吃糖果，我未得母親的准許便從她的錢袋取了一角，當我把錢遞給店舖的店員時，我一點內疚的感覺也沒有。

到了第二天母親說，「珍妮蓮，如果你趕快替父親寄出他的信件，我會把一個桃餡餅放進焗爐做你的午餐。」基蒂和素娜已經有差事去了雪莉姨那裏，所以祇有我在家。

之後母親看着她的錢袋說，「噢，噢。我肯定我有足夠的碎錢買一個郵票，可是這裏祇剩下一角。」

她把錢袋裏面的一切東西都拿出來搖。「唔，」她說，「看來我



要到銀行寫一張支票取些現金才可以替你的父親寄信。我們祇好忘掉那個桃餡餅，因為既然出外，我不如一起辦妥其他要做的事情。」

「噢，媽，你已經令我很想吃餡餅，那封信可否留待明天才寄？」

「不。爹說我們一定要在今早寄出這封信。」

「那麼我們在午餐吃甚麼？」我問。

「金槍魚三文治。不要離電話太遠。希登姊妹快會打電話給我。告訴她我會盡快回來。」

我看着她駛車離開時覺得很難受。

這是去年的事。現在當我想起這件事時，我已經洗禮，我知道將這件事情告知母親很重要。我也會交還一角給母親，使事情變得對。

史葛祖建士在行人道上一路琅璫作響而來，經過我們的前閨。他的鞋下面釘夾了一些鐵罐。「嗨，

一九八五年八／九月份

珍妮蓮，」他叫，「猜想我怎會那麼高？」

「我已經知道，因為我聽見你來的響聲，」我說。

「想來我家嗎？我有多兩個鐵罐可以給你玩。」他提議。

「不可以，我赤着腳的，」我回答，「除此之外，我在想着一些重要的事情。」

「那麼到你想通後，穿上你的鞋過來，」他說，一路琅璫地沿着行人道走。

我坐在門廊上繼續想關於仙蒂的問題。我們從一個兒童會的課程中學到聖靈是真理之靈。老師說祂會幫助我們說真話。我想我也需要這樣的幫助。我記得我無意地把載糖的碗推落地，母親剛進廚房。我未待她開口便說：「是素娜做的。」

「珍妮，從窗口望出去，」她告訴我。「我看見甚麼？」

我看見素娜在一條掛在樹上的

繩上搖來搖去。我說：「她這樣做使我打破那個碗。我一直想着要快些和她一起搖，所以我撞到那張枱。」

「珍妮。」母親提起我的面斜向她。「沒有人會故意打破碗碟。我們全都會生意外。那載糖的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對我來說，一個說真話的小女孩比厨櫃內所有的碗碟——甚至水晶杯更重要。」

我望着地。我知道我該說對不對，可是我沒有這樣做。反而我問：「不是有時碗碟放得太開，自己掉落的嗎？」

「噢，珍妮蓮，」母親說，我倒希望她打我而不是那樣看我，這會令我好過點。

基蒂和素娜繞着屋子跑過來時，我仍然坐在門廊上想。「來和我們一起玩球，」她們叫。

我們把球往來地拋給對方，然後基蒂拋了一個太高的球給我。我倒後跑去接，卻背向下落的滑倒在母親所種的一叢藍色鳶尾屬植物上。那時母親剛從小屋出來，拿着一把剪刀修剪花束。我望着踩躡了的花，正想講話時，似乎我裏面有些聲音說：「不，珍妮蓮，你不會說基蒂造成你這樣。」

「媽，對不起，」我說，「我倒後跑跌倒。」

「是，我知道。我看見你，」她說。

「你不惱我嗎？」

「當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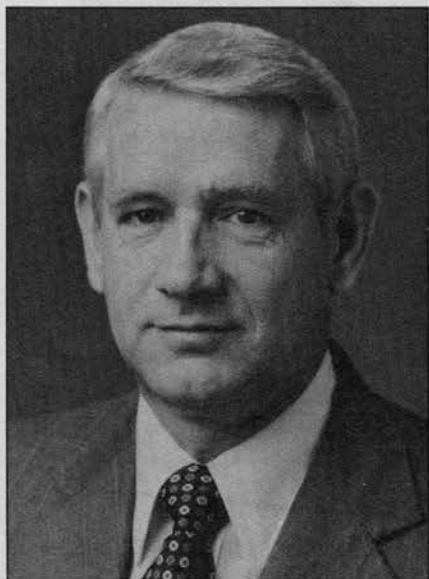
她笑得那樣慈祥，差不多使我覺得坐在她的花上是多麼的美好。

「看那裏仍有很多你沒有坐着的鳶尾花，」她說。「一個講實話的女兒比長滿了花的園庭更重要。」

啊！一定是聖靈激勵我去說真話，我想。祂也幫助我學習到當你知道你正在行義時的美妙感覺。我已急不及待要去告知仙蒂。 ■

與朋友談

選自彼得生珍納與七十員第一定額組會長團拉森迪恩長老之個人面談。



我在猶他州赫侖長大，那時所住的房舍是一所古老大屋，它最初祇是一間單房木屋，後來才加上二樓及其他房間。我排行第五，有三個兄弟和三個姊妹。家父是當地一所高中學校的生物學教師，每年暑假我們便務農來幫補家中收入。

「我們全家一起工作，十分和洽。我們的農場有要餵飼的牛馬，豬和鷄。場中並種豆種蕃茄，收成後把它们賣給赫侖的包裝和罐頭製造廠。

「我們有很多薦莓叢。我不喜歡薦莓。當薦莓成熟待摘時，它們似乎時常干擾七月四日的國慶慶祝，及干擾末世聖徒先驅者抵達鹽湖谷七月二十四日的慶祝紀念。

「每年春天，我們都要穿過薦莓林，消除枯枝。那些薦莓莖結過一年果後便會枯死。穿過莓林割除長刺的枯莖是一件甚為乏味的工作

。每年我們都割除一車又一車的枯枝。通常我們會把枯枝堆在屬於我們的物業旁之街道中，用它們來建營火。所有鄰近的小孩都來，我們烘蘋果，馬鈴薯，又玩遊戲。

「我記起我把這些老枯枝並排地插在家的路旁，然後把其他枯枝橫放在上面。我又跑又跳就像自己是一個跳欄賽跑者。這祇不過當時的一種玩意矣，但到我讀高中和大學時，我竟成為賽跑和田徑組跳欄的參賽者。

「全都鄰居小孩都是我們的朋友，可是我最親密的朋友就是我的兄弟姊妹。我們最喜歡的便是大家同在一起的活動。我們十分忠於大家，現在仍然一樣。」

回想起更多有關他兒時的家時，拉森長老說，「我們居住的地方離赫侖水塘十分近，這個水塘現在仍然存在。差不多每個夏日當我們做完工作後，都會到那裏游泳。

「家父是一個了不起的戶外運動家。有空的時候，我們經常釣魚打獵。我自小便記得打獵和釣魚的情形。甚至在我還未能領取打獵牌照和攜鎗之前，我已熟習秋天打獵捉鹿及麋鹿的情形。那些都是我最美妙的經驗。

「我們沒有多餘金錢花費在娛樂方面，所以我們自己找娛樂。故一點也不感到寂寞。而且時常有許多愉快的事情可做。

「我自孩童時代，」拉森長老指出，「已經非常喜愛騎馬。我有一頭由我們的母馬產下來的小馬。牠在我生日那天出世，所以父親把牠送給我，讓我負責教養和訓練牠。那頭小馬和我非常友好。到牠成



「我認為小孩子也有責任去建立家庭裏面的團結。」



長到我可以騎牠時，牠非常聽話。牠信任我，我也信任牠。我從不用強硬地銳挫牠的氣焰，我們之間祇是互愛地同意一起做事。」

閱讀是拉森長老的另一個嗜好。「我們的房屋有一個我們稱之為北廂的房間，」他回憶說。「它是一個地下大房。在我童年時，我們沒有中央暖氣系統，為了節省燃油和暖氣，我們會在冬天關閉北廂，除非有特殊情形例如聖誕節，我們才把它開放。它收藏了父親經年累月收集起來的書本。我慣常喜歡穿上冬季大衣，然後走進裏面細心鑽研那些書籍。」

「聖誕時份便是我們家庭的特別時刻。父親的雙親是丹麥人，所以我們繼續秉行許多丹麥的古老傳統。其中一個聖誕前夕的傳統是小孩子們互相交換買給對方的禮物，跟着是一頓豐富的晚餐。母親通常



花去多日的時間來準備一切，我們已慣於幫忙她。

「我的雙親教導我們誠實，道德，勤奮，和認真負責的基本原則。他們目睹我們從農場和學校培養出良好的工作習慣。」

「我愈活得久，便愈體會到這些事情最能助長一個人的快樂和促進社會的安定，」拉森長老聲稱，「使我更深深感激我的家庭，以及密切的家庭維繫。許多時當我們談論到鞏固家庭和建立穩固的家庭時，我們似乎暗示這是父母的專有責任。當然他們確有這種責任，但我認為兒女也有責任建立和表示他們對父母和兄弟姊妹的忠信，以及去培養家庭的團結感覺。」 ■

羅得逃生

父 親死後，羅得與伯父亞伯拉罕同住，亞伯拉罕愛羅得有如自己的親生兒子。羅得變得像亞伯拉罕一樣富裕，擁有很多牲畜和僕人。神命令亞伯拉罕搬到伯特利，羅得也跟着去。到了伯特利，他們覺得需要分家產，亞伯拉罕任由羅得揀選他喜愛的地方，亞伯拉罕自己就居住在剩下來的地方。

羅得望見約但河的全平原，那裏滋潤，是個美麗和肥沃的土地，他就選擇了這地方居住。他紮營直到所多瑪。亞伯拉罕帶同家人家產搬往另一個方向的迦南地居住。

起初看來，羅得選了一個好的地方，但鄰近的城市所多瑪和蛾摩拉卻是十分邪惡。附近的王國攻打這兩個城，把城佔據，並掠走羅得和他所有的財物，羅得成了囚犯。亞伯拉罕聽到這件事，率領三百一十八名精練僕人將羅得救出來。

羅得是個正義的人，他努力教導孩子們認識福音，可是他住在一個世上最邪惡的城市。由於所多瑪和蛾摩拉的人民實在太邪惡了，所以他們必須被消滅。神將這件事告訴亞伯拉罕，亞伯拉罕很憂心，他知道羅得是個善良的人，他認為這兩個城內肯定還有其他正義的人。

亞伯拉罕問神：「無論善惡，你都要毀滅麼？假若那城裏有十個義人，你還毀滅那個地方麼？」

最傷心的是，整個城連十個義人也沒有，所以定必要毀滅了。

神派兩位天使到所多瑪。羅得在城門口遇見天使，就恭敬的下拜。他邀請他們到家中進食休息。正當羅得接待他們時，邪惡的人圍集屋外，要見這兩個使者。羅得走出來勸他們離開，他們憤恨羅得，想傷害他。天使將羅得拉進屋，關上門，使門外的惡人昏迷。

天使指示羅得召集所有家人，趕快離開這個城。他們說：「神派我們來毀滅所多瑪和蛾摩拉。」

羅得立即出去警告他結了婚的孩子：「你們起來離開這地方，因為神要毀滅這城。」

當結了婚的孩子不肯聽從他的勸告時，他該是多麼傷心呢。他知道如果他們留在所多瑪，他們必會死。只有羅得的兩個未出嫁女兒服從，答應離開。

天明了，天使對羅得說：「起來，帶着你的妻子，和你在這裏的兩個女兒出去，免得你因這城裏的罪惡，同被毀滅。」

羅得遲延不走，也許想念那些不肯聽從他的已婚孩子。天使知道時候無多，於是拉着羅得及他妻子和兩個女兒的手，帶領他們離開所多瑪。天使說：「逃命罷。不可回頭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毀滅。」



當羅得與家人逃到安全地帶，天使就呼求神毀滅那城。神將硫磺與火降落所多瑪和蛾摩拉，所有居民都死去。火燒盡了動物，屋子，甚至植物。所多瑪和蛾摩拉的一切全毀滅了。

天使曾勸告羅得與家人不可回頭望焚燒的城，但羅得妻子忍不住



誘惑，不聽勸告；她回頭一看，立刻變成了一根鹽柱。

亞伯拉罕清早起來，看到從前的所多瑪和蛾摩拉烟氣上升。天父曾保證羅得會安全。甚至在世上最邪惡的城市中，神都會尋找和拯救那些愛祂和服從祂的人。 ■

「逃命罷。不可回頭看……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剝滅。」

來自韓國的
女孩蓉素

奧爾遜珠安妮

